

期七十第

任主鶴獨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 報 京 圖 書 館 藏 海 上

製藥

痰之為物。為人生絕大仇。痰為之先導。不獨肺經

敵。蓋百病之起。皆由痰。痰之器。無處不到。入心則

生痰。肺亦為藏痰之器。筋絡麻痺疼痛。入

癩痛。肺成則咳嗽。筋絡麻痺疼痛。入

皮肉。則瘰癧。人但知咳嗽。痰崇之

人。甚於咳也。本慮驢製半夏。實除痰之聖

更有。不論痰疾。均化除無形。發行迄今。垂二

品。種種。痰疾。均化除無形。發行迄今。垂二

無恥奸商。近有出售假藥。魚目混珠。殊堪痛恨。新

仿單。及辨真偽者。是方的真。若貪廉誤購偽藥

價目。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二角。試服二角

分設。上海。崔氏。辦香廬藥房。啓

署東首。安慶四牌樓西街。無錫江陰巷。南昌楊家廠正街

門東獅子。長沙。胡同忠成棧。福州。總督署口。北京。青雲閣樓下。天津。北

分設。上海。崔氏。辦香廬藥房。啓

署東首。安慶四牌樓西街。無錫江陰巷。南昌楊家廠正街

門東獅子。長沙。胡同忠成棧。福州。總督署口。北京。青雲閣樓下。天津。北

● 華精貨國意注胞同 ●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增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婦。女。有。病。
不。可。不。試。



婦科聖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

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略列○月經不調經期

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
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
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
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招請外埠經理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上海

四馬路

畫錦里



綢緞洋貨局

▲ 湘廣顧繡

▲ 呢絨嗶嘰

▲ 海虎絲絨

▲ 綢緞紗羅

上海大章綢緞洋貨局

畫錦里

破天荒 優待券

四馬路

▶ 有優待章 ● 請來一局一試 ◀
外埠持券函購... 另有特別利益

(贈品黏貼處)

贈品辦法
(一)

- (一) 請將本雜誌中之紅紀心自第一期起至第八期或第九期起至第十六期積成連號八顆即黏貼本頁可掉換美麗精緻之快活日記一本(外埠來換贈品須附郵費二分)
- (二) 自第一期起至第十六期積成連號紅紀心十六顆黏貼本頁可掉換金印

期五第	期一第
期六第	期二第
期七第	期三第
期八第	期四第

(1)

▲掉換人住址

姓名

(贈品黏貼處)

贈品辦法
(一)

期三十第	期九第
期四十第	期十第
期五十第	期一十第
期六十第	期二十第

綢面之化粧日記一本或掉快活日記二本亦可(外埠來掉贈品附郵費四分)

(三) 掉換期限陰歷本年十二月底爲限逾期無効
交換處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定書部但分局及代售處無効

▲掉換人住址

姓名



紅雜誌

第十七期目次

□ 遊戲欄

紅屋游記	吳覺迷
荒乎其唐歌	程瞻廬
小說點將錄	大膽書生
塵塵客譚	王薇子
大鼓書詞講義	馬二先生
綠陰下	陸靜山
牛皮大王小熱昏	甲辰生
廢詩歌	程瞻廬
西廂鼓詞	戚飯牛
花門先生	朱蘭菴
白字先生	盛蘭隱
鬚髻訴臉厚難文	夏耐菴
蟋蟀談	許瘦蝶
新婚禮趣話	玉山小隱
窘話	姚民哀
報界新笑話	蔣吟秋
蠅律師	多言
和他幾首妙詩	一盧玉現笑

□ 短篇小說

戀愛之鏡(下)	嚴獨鶴
三人的命運	張舍我
殲仇記(三)(下)	程小青
玷污靈魂的罪人	西巫瘦鉄
螞蟻陣之聲勢	程瞻廬

□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	-------

第十七回

失棧單學徒受愚
論客串票友現形

編 輯 者 言

羣 濟

本雜誌的幾位撰述朋友。偶然起興。做了篇集錦小說。叫做「匣中物」。是篇滑稽偵探小說。把甚麼煨山芋啊。爛香蕉啊。都做了偵探的好資料。讀者諸君。你想有趣不有趣呢。這一次担任的是卓呆。舍我馬二先生。寄塵。獨鶴。澹齋。瞻。慮。諸位先生。鄙人自己也湊了一份。就在下期刊出。吾知道讀者看了。一定要哈哈大笑咧。

澹齋譯的「賴婚」影戲小說。也在下期刊登了。內中有個山德生。我說他是外國拆白黨。諸位看過之後。可以把他同「戀愛之鏡」裏的張靜蓀。比較一下。究竟誰的拆白本領大。本期刊的「玷污靈魂的罪人」一篇。我說他很有作意。不過有一位朋友說。我刊這一篇小說。是有意提倡殺父。我却担當不起這罪名。但是這紳士究竟應殺不應殺。倒要請讀者們下個公平的判語呢。

編輯時讀吟秋所著「窘話」數則。不禁大笑不止。蓋所記確有此種情事。而從未有入記過也。

本雜誌從二十期起。要加刊很有精采的長篇小說一種。是那一位先生做的。暫不報告。新歇浦潮依舊續刊。其餘材料亦不減少。愛讀本雜誌的。一定很歡喜的了。

這幾回新浦歇潮裏講的楊伯端。究竟是指什麼人。請諸位猜猜看。

屋紅游記

集香煙名

覺迷

紅屋爲地球上之名勝地。因無名人記錄。遂無知者。實卽蓋築于大中國之紫金山上。山在品海之中。山產鑽石。海產聯珠。且多奇禽異獸。如金馬如仙鹿。如白熊。如翠鳥。如孔雀。如喜鵲。如水鴨。皆特產也。又有龍鳳。惟不常見耳。紫金山之高。遠出泰山之上。紅屋則築於紫金山之巔頂。屋外環以長城。前門築三炮臺。架以大炮。門

紅屋游記



戀愛之鏡

(下)

嚴獨鶴

子羣看完了這封信。便長歎道。這般女士的所遭。處處覺其可憐。却又處處覺其可敬。他的錯誤。全在閱歷未深。目光太淺。所以容易上當。但是他雖爲狂且所誤。依然守身如玉。沒有墮却貞操。這就是他的不可及處。至於他這封信。固然滿紙幽怨。但是某儉的姓字到底不肯宣布。自己既然犧牲一身。却還要保全別人的名譽。這種用心。真是難得。芷媽道。你的話。狠不錯。便是他信上要求校長將事實宣布也。祇是要勸告女界的意思。並非爲自身辨冤洩憤。足見他思想狠是高尙。不過他目前既然有救。可以不死。這書信却就不必宣布。

戀愛之鏡

一

紅屋游記

禁森嚴。故往游者無非世界名人。予得某使館介紹。嘗一度往游焉。承主人特開大前門歡迎。門前且搭彩牌。高矗雲表。幾如一座寶塔。且綴紅綠花旗。予視紅屋建築。實作圓形。有類北京天壇。其莊嚴之狀。則類倫敦惠斯民教堂也。屋外有圃。有池。圃中滿植牡丹。池中則蓄鴛鴦。屋前置一金鼎。屋內東西兩隅。各置屏風。一繡松鶴。一繡五福。而予入時。則有一羣嬰孩。分立三排。每排八人。齊唱和平愛國之歌。以爲歡迎。而鼓聲抑揚。令人

戀愛之鏡

二

了。子羣道。那個自然。但是一層般女士的生命。固然是決無妨礙的。了我倒狠代他慮到以後的結局。又怎麼樣措置。芷媽道。照眼前的辦法。最好待他身體復元以後。便去詢問他的家鄉住址。依舊報告家屬。將他送回。料想他父親將他追逐。也不過是一時氣憤。未必真個恩斷義絕。再經旁人勸解。一定可以挽回。舍此而外。似乎沒有較妥的辦法。子羣道。你這又是獸話了。他既爲了婚姻問題。家庭間起了衝突。當然有不能回去的苦衷。在平常的女子。或者還肯去哀求他的父親。重行收留。他轉去。但像般女士這種人。志氣一定是很高傲的。他既已經絕裾遠出。如今不幸又爲人所棄。教他有何面目。歸見江東。所以決計一死。你祇要看他那封絕命書上。連他父親的名號。始終沒有說出。這固然是要顧全他父親的面子。免得到處喧傳。供人議論。但也足見他的意思是身死之後。不願再給家人知道了。死

神往。俄而紅屋主人偕其夫人自屏風出矣。主人蓋爲伯爵。食邑於此者。御大中華國之禮服。其夫人則一花容玉貌。如西施再世之美女子也。時方初夏。手握錦扇。指間御鑽石指環。胸前佩牡丹花球。而衣裙之上。盡綴巨大聯珠珊瑚。珠光寶氣。耀人眼簾。幾疑爲仙女降凡也。予視伯爵。性愛和平。游覽之餘。數數問予中國內政。國會之議員（議員休憩牌）若何。司令之政府若何。國民之幸福若何。且謂兄弟鬩牆。窮兵黷武。終非國家

且如此。何況於生。你要教他再說出家鄉住址來。預備送他回去。我預料他是萬萬不肯的。芷媽道。那麼他既不去。又沒人照顧。飄泊一身。到底作何結束呢。子羣沈吟了半晌。道。我的意思爲今之計。祇要先維持他的學業。等到他卒業以後。就可徐圖良策了。芷媽道。據校長說。他進來的時候。祇付了學費。其餘膳宿費一錢未付。這個本費。很是支絀。要教他在本學期終了以後。再維持一個學生。任其完全免費。恐怕又是萬做不到的事。子羣道。你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要將般女士以後的學膳費一律由我擔任。免得他學業中輟。芷媽道。你和他毫無關係。忽然爲他擔任費用。在你固然是一片熱心。在他又豈肯無故受人之惠呢。子羣道。惟其如此。所以還要求教於你我。出了錢。却由你出名。你和他是師生。做先生的特別培植一個。

幸。福。墨。西。哥。土。耳。其。其。前。轍。也。甚。願。各。發。良。心。以。愛。國。爲。前。提。實。有。厚。望。云。云。遊。覽。既。已。予。向。伯。爵。夫。婦。祝。以。多。福。興。辭。而。出。伯。爵。則。令。三。炮。臺。發。炮。歡。送。而。三。處。炮。臺。各。發。五。響。下。山。之。時。炮。臺。總。司。令。甲。必。丹。茄。立。克。且。謂。山。中。實。有。老。虎。海。中。則。多。強。盜。因。令。阿。勃。度。拉。式。飛。艇。護。送。予。回。予。大。喜。過。望。歸。卽。記。此。以。寄。獨。鶴。濟。羣。刊。之。紅。雜。誌。內。用。作。讀。紅。屋。奪。標。小。說。者。之。餘。興。云。

學。生。也。是。常。有。之。事。我。料。殷。女。士。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一。定。可。以。欣。然。從。命。至。於。這。種。變。通。的。辦。法。殷。女。士。面。前。可。以。不。必。說。明。要。知。我。所。以。如。此。不。過。爲。護。助。女。界。起。見。並。非。要。市。惠。於。殷。女。士。一。人。若。教。他。曉。得。了。反。爲。不。美。芷。媽。笑。道。你。纔。說。殷。女。士。可。敬。我。聽。了。你。這。番。話。却。覺。得。你。也。是。男。子。中。極。可。敬。的。一。個。人。物。了。你。既。立。意。如。此。就。照。這。樣。辦。罷。不。過。我。對。於。自。己。的。學。生。沒。有。這。力。量。去。幫。助。他。却。還。要。慷。他。人。之。慨。頂。着。這。個。空。名。兒。自。問。倒。狠。有。些。慚。愧。哩。

隔了一年多。成德女學裏開了一個畢業生遊藝會。表演的成績十分優美。這畢業生的第一名是誰。便是那殷麗瑛女士。麗瑛此番畢業。論他心中第一個感激的。便是本校教師余芷媽。他這一年以來。每逢假期。因校中沒處住。便住在芷媽家裏。芷媽對他。真是提攜教

荒乎其唐歌

瞻唐

荒乎其唐。荒乎其唐。觀音堂新。
開鹹肉莊。醃鯉魚放生條條活。

綿紗線牽倒了石牌坊。

荒乎其唐。荒乎其唐。叫化子大。

吃燕窩湯。一根香煙吸了三年六。

個月。搖籃裏妹妹嫁了十七八個。

郎。

荒乎其唐。荒乎其唐。一輪明月。

四角方。水草蒲鞋上面嵌着珍珠。

荒乎其唐歌

愛之

五

誨無所不至。分屬師生。却情同姊妹。麗瑛畢業而後。和芷媽依舊是朝夕相親。不離左右。一天兩人在閒談中間。又提起麗瑛求學的事。情麗瑛道。我蒙先生逾格栽培。得能勉強卒業。不致半途而廢。實在萬分感激。但教我如何圖報呢。芷媽聽說。沈吟了一會。便道。我有一句話。久已要想對你說。因為我受人囑咐。教我暫守秘密。所以向沒提起。如今你已畢業。實際上已是達到目的。再無問題了。我若永遠秘而不宣。簡直是掠人之美。如何使得。老實告訴你。這補助你學費。維持你學業的。確是別有人在。我不過居一個名罷了。你時常口口聲聲說感謝我。我聽着。祇覺得慚愧。論理你不應謝我。還該謝他。麗瑛聽了此話。十分驚異。忙道。先生。這話突如其來。實在令人不解。到底這暗中扶助我的。又是誰呢。芷媽道。這人是誰。你知道了。諒也。十分納罕。便是那年你九死一生。被他救活的。王子羣醫生呀。當下便

瑪。璣。金。剛。石。痧。藥。瓶。裏。放。着。蠻。大。蠻。大。一。隻。牛。腿。缸。

荒。乎。其。唐。荒。乎。其。唐。八。十。歲。公。公。上。學。堂。三。歲。孩。童。身。長。九。尺。九。寸。九。分。九。釐。蠟。燭。殼。裏。建。造。三。十。六。層。大。洋。房。

小說點將錄(續)

大。胆。書。生。

火。眼。猴。猓。野。飛。蔣。著。超。
贊。曰。火。眼。金。睛。異。樣。精。神。超。以。

將。以。前。事。迹。從。頭。至。尾。的。向。麗。瑛。說。了。一。遍。說。完。又。道。論。他。助。你。的。學。費。為。數。也。並。非。甚。鉅。原。算。不。得。十。分。希。罕。倒。是。他。這。番。用。心。狠。足。令。人。敬。佩。哩。麗。瑛。到。此。真。是。如。夢。初。覺。忙。道。照。先。生。這。樣。說。此。人。與。我。非。親。非。故。却。救。了。我。的。生。命。保。全。了。我。的。名。譽。又。助。成。我。的。學。業。還。要。守。着。秘。密。不。求。人。知。這。真。是。聖。賢。豪。傑。的。胸。襟。了。但。是。我。這。個。人。却。未。免。太。可。笑。從。前。明。上。人。家。的。當。不。能。識。別。如。今。却。又。暗。受。人。的。恩。惠。毫。無。覺。察。真。算。得。懵。懂。一。世。說。着。那。眼。圈。兒。便。紅。起。來。了。略。停。了。一。歇。又。道。我。從。前。不。知。道。倒。也。能。了。如。今。既。曉。得。了。當。然。對。於。這。位。王。先。生。不。能。不。表。示。一。種。謝。意。我。很。想。請。先。生。介。紹。幾。時。親。自。到。他。那。裏。去。道。謝。一。番。但。不。知。他。如。今。住。在。那。裏。離。此。有。多。少。遠。芷。媽。道。他。的。醫。室。還。在。普。愛。路。十。二。號。麗。瑛。呆。了。一。呆。道。依。舊。在。普。愛。路。十。二。號。麼。說。着。那。眼。淚。便。忍。不。住。落。下。來。了。芷。媽。知。道。這。地。方。原。

屋紅游記

集香
煙名

覺迷

紅屋爲地球上之名勝地。因無名人記錄。遂無知者。實卽蓋築于大中國之紫金山。上山在品海之中。山產鑽石。海產聯珠。且多奇禽異獸。如金馬如仙鹿。如白熊。如翠鳥。如孔雀。如喜鵲。如水鴨。皆特產也。又有龍鳳。惟不常見耳。紫金山之高。遠出泰山之上。紅屋則築於紫金山之巔頂。屋外環以長城。前門築三炮臺。架以大炮。門

紅屋游記



戀愛之鏡

(下)

嚴獨鶴

子羣看完了這封信。便長歎道。這般女士的所遭。處處覺其可憐。却又處處覺其可敬。他的錯誤。全在閱歷未深。目光太淺。所以容易上當。但是他雖爲狂且。所誤依然。守身如玉。沒有墮却。貞操。這就是他的不可及處。至於他這封信。固然滿紙幽怨。但是某愴的姓字。到底不肯宣布自己。既然犧牲一身。却還要保全別人的名譽。這種用心。真是難得。芷媽道。你的話。狠不錯。便是他信上。要求校長將事實宣布也。祇是要勸告女界的意思。並非爲自身辨冤洩憤。足見他思想狠是高尙。不過他目前。既然有救。可以不死。這書信。却就不必宣布。

戀愛之鏡

一

禁森嚴。故往游者無非世界名人。予得某使館介紹。嘗一度往游焉。承主人特開大前門歡迎。門前且搭彩牌。高矗雲表。幾如一座寶塔。且綴紅綠花旗。予視紅屋建築。實作圓形。有類北京天壇。其莊嚴之狀。則類倫敦惠斯民教堂也。屋外有圃。有池。圃中滿植牡丹。池中則蓄鴛鴦。屋前置一金鼎。屋內東西兩隅。各置屏風。一繡松鶴。一繡五福。而予入時。則有一羣嬰孩。分立三排。每排八人。齊唱和平愛國之歌。以爲歡迎。而鼓聲抑揚。令人

了。子羣道。那個自然。但是一層般女士的生命。固然是決無妨礙的。了我倒狠代他慮到以後的結局。又怎麼樣措置。芷媽道。照眼前的辦法。最好待他身體復元以後。便去詢問他的家鄉住址。依舊報告家屬。將他送回。料想他父親將他迫逐。也不過是一時氣憤。未必真個恩斷義絕。再經旁人勸解。一定可以挽回。舍此而外。似乎沒有較妥的辦法。子羣道。你這又是豈話了。他既爲了婚姻問題。家庭間起了衝突。當然有不能回去的苦衷。在平常的女子。或者還肯去哀求他的父親。重行收留。他轉去。但像般女士這種人。志氣一定是很高傲的。他既已絕裾遠出。如今不幸又爲人所棄。教他有何面目歸見江東。所以決計一死。你祇要看看他那封絕命書。上連他父親的名號。始終沒有說出這箇然是要顧全他父親的面子。免得到處喧傳。供人議論。但也足見他的意思是身死之後。不願再給家人知道了。死

神往。俄而紅屋主人偕其夫人自屏風出矣。主人蓋爲伯爵。食邑於此者。御大中華國之禮服。其夫人則一花容玉貌。如西施再世之美女也。時方初夏。手握錦扇。指間御鑽石指環。胸前佩牡丹花球。而衣裙之上。盡綴巨大聯珠珊瑚。珠光寶氣。耀人眼簾。幾疑爲仙女降凡也。予視伯爵。性愛和平。游覽之餘。數數問予中國內政。國會之議員（議員休憩牌）若何。司令之政府若何。國民之幸福若何。且謂兄弟鬩牆。窮兵黷武。終非國家

且如此。何況於生。你要教他。再說出家鄉住址來。預備送他回去。我預料他是萬萬不肯的。芷媽道。那麼他既不去。又沒人照顧。飄泊一身。到底作何結束。呢子羣沈吟了半晌。道。我的意思。爲今之計。祇要先維持他的學業。等到他卒業以後。就可徐圖良策了。芷媽道。據校長說。他進來的時候。祇付了學費。其餘膳宿費一錢未付。這個本費。很是支絀。要教他在本學期終了以後。再維持一個學生。任其完全免費。恐怕又是萬做不到的事。子羣道。你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要將殷女士以後的學膳費一律由我擔任。免得他學業中輟。芷媽道。你和他毫無關係。忽然爲他擔任費用。在你固然是一片熱心。在他又豈肯無故受人之惠。呢子羣道。惟其如此。所以還要求教於你。我出了錢。却由你出名。你和他是師生。做先生的。特別培植一個

紅屋游記

幸。福。墨。西。哥。土。耳。其。其。前。轍。也。甚。願。各。發。良。心。以。愛。國。為。前。提。實。有。厚。望。云。云。遊。覽。既。已。予。向。伯。爵。夫。婦。祝。以。多。福。興。辭。而。出。伯。爵。則。令。三。炮。臺。發。炮。歡。送。而。三。處。炮。臺。各。發。五。響。下。山。之。時。炮。臺。總。司。令。甲。必。丹。茄。立。克。且。謂。山。中。實。有。老。虎。海。中。則。多。強。盜。因。令。阿。勃。度。拉。式。飛。艇。護。送。予。回。予。大。喜。過。望。歸。即。記。此。以。寄。獨。鶴。濟。羣。刊。之。紅。雜。誌。內。用。作。讀。紅。屋。奪。標。小。說。者。之。餘。興。云。

戀愛之鏡 四

學。生。也。是。常。有。之。事。我。料。殷。女。士。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一。定。可。以。欣。然。從。命。至。於。這。種。變。通。的。辦。法。殷。女。士。面。前。可。以。不。必。說。明。要。知。我。所。以。如。此。不。過。為。護。助。女。界。起。見。並。非。要。市。惠。於。殷。女。士。一。人。若。教。他。曉。得。了。反。為。不。美。芷。媽。笑。道。你。纔。說。殷。女。士。可。敬。我。聽。了。你。這。番。話。却。覺。得。你。也。是。男。子。中。極。可。敬。的。一。個。人。物。了。你。既。立。意。如。此。就。照。這。樣。辦。罷。不。過。我。對。於。自。己。的。學。生。沒。有。這。力。量。去。幫。助。他。却。還。要。慷。他。人。之。慨。頂。着。這。個。空。名。兒。自。問。倒。狠。有。些。慚。愧。哩。

隔了一年多。成德女學裏開了一個畢業生遊藝會。表演的成績十分優美。這畢業生的第一名是誰。便是那殷麗瑛女士。麗瑛此番畢業。論他心中第一個感激的。便是本校教師余芷媽。他這一年以來。每逢假期。因校中沒處住。便住在芷媽家裏。芷媽對他。真是提攜教

荒乎其唐歌

瞻唐

荒乎其唐 荒乎其唐 觀音堂新
開鹹肉莊 醃鯉魚放生條條活
綿紗線牽倒了石牌坊
荒乎其唐 荒乎其唐 叫化子大
吃燕窩湯 一根香煙吸了三年六
個月 搖籃裏妹妹嫁了十七八個
郎
荒乎其唐 荒乎其唐 一輪明月
四角方 水草蒲鞋上面嵌着珍珠

荒乎其唐歌

誨無所不至。分屬師生。却情同姊妹。麗瑛畢業而後。和芷媽依舊是朝夕相親。不離左右。一天兩人在閒談中間。又提起麗瑛求學的事。情麗瑛道。我蒙先生逾格栽培。得能勉強卒業。不致半途而廢。實在萬分感激。但教我如何圖報呢。芷媽聽說。沈吟了一會。便道。我有一句話。久已要想對你說。因為我受人囑咐。教我暫守秘密。所以向沒提起。如今你已畢業。實際上已是達到目的。再無問題了。我若永遠秘而不宣。簡直是掠人之美。如何使得。老實告訴你。這補助你學費。維持你學業的。確是別有人在。我不過居一個名罷了。你時常口口聲聲說感謝我。我聽着祇覺得慚愧。論理你不應謝我。還該謝他。麗瑛聽了。此話十分驚異。忙道。先生這話。突如其來。實在令人不解。到底這暗中扶助我的。又是誰呢。芷媽道。這人是誰。你知道了。諒也。十分納罕。便是那年你九死一生。被他救活的。王子羣醫生呀。當下便

愛之鏡

五

瑪。璣。金。剛。石。莎。樂。瓶。裏。放。着。蠻。大。
 蠻。大。一。隻。牛。腿。缸。
 荒。乎。其。唐。荒。乎。其。唐。八。十。歲。公。
 公。上。學。堂。三。歲。孩。童。身。長。九。尺。九。
 寸。九。分。九。螺。螭。殼。裏。建。造。三。十。六。
 層。大。洋。房。

小說點將錄(續)

火。眼。猴。視。鄧。飛。蔣。箸。超。
 大。胆。書。生。
 贊。曰。火。眼。金。睛。異。樣。精。神。超。以。

將以前事迹從頭至尾的向麗瑛說了一遍說完又道論他助你的學費為數也並非甚鉅原算不得十分希罕倒是他這番用心狠足令人敬佩哩麗瑛到此真是如夢初覺忙道照先生這樣說此人與我非親非故却救了我的生命保全了我的名譽又助成我的學業還要守着秘密不求人知這真是聖賢豪傑的胸襟了但是我這個人却未免太可笑從前明上人家的當不能識別如今却又暗受人的恩惠毫無覺察真算得懵懂一世說着那眼圈兒便紅起來了略停了一歇又道我從前不知道倒也能了如今既曉得了當然對於這位王先生不能不表示一種謝意我很想請先生介紹幾時親自到他那裏去道謝一番但不知他如今住在那裏離此有多少遠芷媽道他的醫室還在普愛路十二號麗瑛呆了一呆道依舊在普愛路十二號麼說着那眼淚便忍不住落下來了芷媽知道這地方原

象外不染纖塵（著超常患目疾，雙睛時赤，故以火眼戲之）

摸著天杜遷。范烟橋。

贊曰。至高者天。云胡可摸。手撥明星。燦耀衆目。（烟橋身長，故以摸著天擬之。近方主任星報，手撥

明星云云，頌其進步也）

跳澗虎陳達。陳達哉。

贊曰。虎能跳澗。本領不小。同名同姓。天然湊巧。（陳達陳達哉，不過多一字，可謂同名同姓。陳達哉君，曾有短篇小說多種，載各雜誌，

小說點將錄

是他的舊居。未免觸起舊恨也。着實有些代他傷感。忙道：據我說，你也不必一定登門言謝了。還是緩一天待我去約他到此地來。大家談談倒好。麗瑛不語，祇點點頭。隔了幾天，芷媽果然將子羣約來和麗瑛相見。彼此覷面之下，在麗瑛無非表示感謝。在子羣無非竭力謙遜。此外也無多話。祇是麗瑛見了子羣以後，倒又另起了一種感想。便先和芷媽商量。想從子羣學醫。他說我如今雖然有了中學畢業的資格。但自問所得的不過是些普通知識。並無專長。足以應世。女子性質最宜習醫。倘然學醫有成。將來便好作爲一種職業。豈不是好不過那王先生和我。並無絲毫關係。他不過仗着一片熱心。肯這樣的扶助我。如今我既平白無故的受了他經濟上的厚惠。已經問心難安。若再要去請他教授醫學。豈不是無厭之求。自覺難於啓齒。芷媽聽了他這番議論。便道：你既有志學醫。這是再好不過的事。

鏡愛之境

魔塵客譚

其人身瘦小而舉動活潑，蓋確乎為善豁虎跳者也。

一枝花蔡慶。周拜花。

贊曰。不拜石且拜花。一枝解語。

珍重芳華。（周拜花君翩翩年少。

言語舉動頗近女性，其為文亦多。

香豔之作，蓋不啻一珍重芳華之。

好女子也。）（待續）

魔塵客譚

薇子

壬戌春三月。北上任職交通大學。

鏡愛之境 八

情了。子羣那裏待我去說。包你一定贊成。當下也不耽擱。竟特地去。找子羣和他說了。子羣一口答應。道是普惠醫院中本來是有女看護婦和練習生的。目前就教麗瑛到醫院裏去充當學生。一面由子羣每日教授他些醫學知識。一面又可以實地練習。當然易於進步。芷媽就去答覆麗瑛。麗瑛自然欣欣求教。從此這麗瑛和子羣便成了師弟。

隔了幾個月。芷媽偶然到醫院裏去探望麗瑛。祇見麗瑛在那裏看醫書。弄藥瓶。十分高興。兩人略談了幾句。子羣也來了。芷媽便笑問道。你這個學生收得怎樣。不致於累先生嘔氣麼。子羣也笑了。笑道。般女士肯來求學。我們醫院中是十分歡迎的。他天資很高。又肯勤學。不多幾時。已高出儕輩了。芷媽道。如此。我這個介紹人也很有面子了。說到介紹兩字。忽然心裏一動。祇對麗瑛看了一眼。也沒說甚。

退食餘閒。輒集朋儕。劇談爲樂。談
錄既縱。不知所屆。有涉及中西說
部者。爰刺取一二。筴之於篇。北方
多蠅。小坐花間。輒覺營營耳際。取
人厭惡。乃各以塵尾自隨。不絕塵
拂。塵拂愈力。蠅死愈多。談鋒亦彌
健也。

泰西小說。卽文學。未嘗判然兩途。我
國文章之士。不爲稗官家言。誠固執
之可笑者。然歷來所傳。儘多精警之
作。雖不入文學。正統後之人。亦且辨
香。尊美之。蓋由傑出之士。獨能打破

麼話。又過了幾天。芷媽特地親自到子羣醫室中來。適值子羣這天
稍覺清閒。沒有什麼人在那裏候診。芷媽笑嘻嘻地對子羣說道。
我今天到此。實在有一件正經事要和你談。子羣道。什麼事。芷媽道。
我素來性急。不喜歡繞圈兒說話。老實說。我想以蹇修自任教。你和
麗瑛兩人。給一個美滿姻緣。我想你們兩人。雖然彼此光明正大。並
無些子兒女私情。但是就事實上講起來。你對於他。既然是異常憐
惜。他對於你。又是十分感激。至於雙方的年貌知識。也狠相當。我這
個撮合山。自信狠做得不錯呀。子羣聽罷。笑了一笑道。我真想不到。
你今天忽來提議到這樁事情。但是你既提議到此。是否已經取得
殷女士的同意。芷媽道。還沒有。我想先問了你再去和他說。不然萬
一他贊成了。你倒反對。豈不教他面子上。下不來。這些地方。似乎比
較的對於女子。應該格外尊重些。纔是子羣道。你的用心。狠是周到。

此。關。小。說。遂。以。不。廢。且。成。絕。世。之。作。願。畢。世。所。成。亦。只。一。部。施。耐。庵。之。有。水。滸。也。曹。雪。芹。之。有。紅。樓。也。俱。復。不。聞。有。他。一。生。精。力。之。所。注。其。爲。絕。世。之。作。宜。也。雖。然。小。說。與。文。學。設。并。爲。一。途。吾。知。施。耐。庵。曹。雪。芹。一。世。所。成。必。不。僅。僅。乎。祇。此。也。僅。僅。乎。此。所。以。見。其。可。貴。知。其。精。且。盡。也。嘗。見。近。人。之。作。汗。牛。充。棟。何。以。不。能。凌。駕。古。人。而。上。之。則。知。好。多。務。博。實。足。爲。害。也。世。之。小。說。家。其。亦。豈。吾。說。乎。

批評家泰西亦屬專門與著作家并

不過恐怕要辜負你一番盛意了。芷媽愕然道：難道你當真反對麼？子羣道：「前和殷女士毫無瓜葛，所以竭力的扶植他，自然是激於一時熱忱，並非有所私愛。倘若今日之下，居然結爲夫婦人家，必定要疑我當初就有此心，純乎是爲自己設想。但我也並非是個沽名釣譽的人物，並不怕人家這些空議論。況且像殷女士這樣的人，才得爲配偶，也算是終身之幸。我也決不肯學那些假道學的人，故意說出許多矯情話來。不過據我的猜測，可以斷定你這種提議，倒不是我要反對殷女士，一定不能贊成。因此說要辜負你的盛意了。」芷媽搖搖頭道：「這大約是你設辭推託罷了。麗瑛那裏，我看決計不會拒絕。子羣道：「你說這話，足見你料事的見識，還算不得十分高。芷媽被他這一激，轉有些薄怒道：「你何以能知道他一定反對？請將這個理由說給我聽聽，看如說得不錯，我也佩服你。子羣道：「這個理由

重明其派別。審其精惡。萬不可少。我國則一書有詳評。逐段作解說。其精彩。真理因之而顯著。猶盲者之有明杖。不負作者之苦心。固矣。然不得僅明其運典之出處。或但爲膚淺之說也。每見小說夾評某人。叩問之下。輒屬入我。也要問及。既說明。復註原來。如此等蛇足句。試問有何意味。而批評家搖筆。卽來初不厭複。費光陰。汚褚墨。直是何苦。

日者閱李涵秋之廣陵潮。是書爲李氏成名之作用筆。至深刻中寫頑固。

塵塵客譚

姑且不必說。總之。你不信。且去一試。就知道我所見不差了。芷媽道。你這樣說。我倒偏有些不信。我們改天再談罷。說着就賭氣走了。到了明天。芷媽又來訪子羣。一進門就笑道。你的見識。果然勝我十倍。我這個人。總還有些一相情願的孩子氣。昨天從你此地出去。就急急地到醫院裏去看麗蕪。狼狽轉的將這番意思說了。誰知他聽了我的話。沒有開言。倒先流下淚來。我大爲詫異。忙說。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也。並非受我表弟的囑託。說得不對。不過算是一句閒談罷了。爾我原是知己。平日無話不講。你無論願意不願意。儘管說給我聽。何必哭呢。他這纔揩乾眼淚。對我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道。他對於你自然十分感激。并且也十分仰慕。但是論他自己。從前既有了這一點痕迹。雖說依舊能保持清白。問心無愧。却對於婚姻問題。已經覺得灰心短氣。萬萬不願再有人提起此事。他如今的希望。祇求將

戀愛之鏡

人。物。及。窮。酸。秀。才。莫。不。頰。上。添。毫。榻。榻。欲。活。他。若。下。流。社。會。販。夫。走。卒。齷。齷。氣。繚。繞。筆。頭。殊。有。得。心。應。手。之。妙。此。書。以。二。三。四。三。集。爲。恰。到。好。處。入。後。不。免。鬆。懈。推。其。故。其。初。當。係。精。心。結。撰。迨。陸。續。刊。佈。報。端。遂。多。黃。門。急。就。章。不。免。坐。鬆。泛。之。失。矣。近。日。各。日。報。多。載。涵。秋。長。篇。俱。未。能。通。篇。一。致。夫。左。右。逢。源。手。揮。目。送。世。不。一。見。者。也。以。責。李。氏。豈。才。力。之。不。逮。亦。盛。名。之。下。難。乎。爲。繼。况。惟。日。不。足。自。又。不。得。不。難。養。字。數。者。乎。

醫學研究好了將來能藉此自立不致於飄零無所於願已足講到你待他的恩惠他受而未報自然萬分抱歉但報德是一事婚姻又是一事斷不能并爲一談況且你所以培植他的緣故當然是抱着一片扶助女界的熱忱也未必一定施恩望報那麼他祇努力求學能夠成一人材似乎也就不負你的期望了他這樣辭嚴義正的說了一大篇我倒覺得又是憐他又是敬他再也不能說什麼別的話轉自安慰了他幾句走了你想我這不是多事麼我原是一番熱心却碰了你們雙方的釘子豈非大大冤枉子羣拍手笑道這冤枉是你自己找的又向那裏去申訴呢從今以後你可要佩服我料事如神了。

子羣的醫道既好名譽漸廣不但上海方面求診的人非常之多便是外埠遠道來請的也着實不少有一天他接着一個朋友從金華

泰西著作名家一篇脫稿即與書局訂約由書局印行而抽其售價之幾成亦以售出之冊數為準的故能傳其著作權於子孫猶家產之承襲然我國除自印外大抵論字出讓林畏唐氏千字近售六元蓋已爲近日小說界之巨擘矣

大鼓書詞講義(續)

馬二先生

「宋三爺兜着報子說了一遍了不

大鼓書詞講義

來電說他有個親戚病重諸醫束手須請他前往診治不吝重酬他一看這個朋友是平日最知己的雖然事忙路遠也不能不去走一趟忙將醫院裏的事託人代理自己便動身到金華去了因爲臨行匆促芷媽那裏也沒有通知直到後來聽麗瑛說起纔自曉得却不以爲意隔了差不多有半個月工夫忽然接着子羣寄來快信拆開一看內中却有兩封信一封是給自己的一封是教他轉交麗瑛的芷媽使將自己那封信細細瞧了一遍不禁喜得直跳起來忙拿了這兩封信到醫院裏去看麗瑛一見了麗瑛便說道恭喜恭喜麗瑛驚喜從何來芷媽道你看了信就知道了說着將兩封信一齊遞與麗瑛麗瑛一眼瞧見自己那封信的信面先忍不住叫了一聲啊呀連忙拆開從頭細看看完又索性將子羣寫給芷媽的信也看了看完之後也不知是喜是悲是甜是苦是高興是含羞祇覺得那

戀愛之鏡

一三

得了。婆惜惱了一翻身坐在床。冷笑說。三爺您別一張嘴就是你一個人的理。小奴家我待你也有幾處好心的。一更不來等二鼓。二鼓不來等三鼓。三更敲過人來到。手挽手上樓堂。又是彈又是唱。那一天不陪你到五更。梆。你手摸胸膛想一想。花了十兩銀子又待何妨。」

「你若是志氣從今別到烏龍院。

顆心在腔子裏突突地跳個不住。一時倒呆怔怔地說不出什麼話。來到底這信上講些什麼事情。具着怎樣的魔力。將芷媽和麗瑛兩人弄得成了瘋魔一般呢。原來子羣給芷媽的信上說此番請子羣到金華去看病的不是別人。正是麗瑛的父親。他的病起先也並非重症。却給本地許多醫生雜藥亂投。把來弄壞了。等得子羣趕到金華。差不多已是死生呼吸萬分危險了。却經子羣用盡方法對症施治。居然轉危為安。保全了一條性命。如今正在調養。子羣起先祇知道他姓殷。並不注意。後來那朋友偶然談起這病人有個女兒。因為婚姻問題。父女之間起了衝突。至於脫離家庭。如今杳無音訊。究竟這女兒平日是很孝順的。祇不過一時為情愛所衝動。演成了這幕惡劇。如今過後思量。倒不怪女兒頗懊悔自己過於性急。由此時常鬱鬱不樂也。未嘗不是致病之原子羣。聽他這樣說。知道這般老

你東我西各分張。」

此言本無不可分散之理。直逼出下文。宋江不得。不走也。

「三爺聞言說好好好。男兒無志寸

鐵無鋼。一用袍袖將樓下。不好了招

文袋落在樓板上。」

如此落招文袋與水滸原文絕不重犯。而自有其妙。亦絕不多讓也。真是善於用舊文演新詞者。

「婆惜上前忙檢起。恰認得字兩行。

上寫晁蓋頓首拜。下寫聘請三哥上

山爲王。」

先生的女兒決定是麗瑛無疑了。當下就將麗瑛在滬的情形告訴了他朋友。他朋友又去告訴了那般老先生。般老先生和麗瑛的母親自然喜出望外。更預備趕緊派人來滬接麗瑛回去。後來轉念一想。忽又提出一個先決問題來。就託子羣的朋友向子羣示意說他父女二人差不多都是遇着子羣纔得以復活的。生死肉骨受惠非淺。况照麗瑛在滬的情形看起來。彼此的情感也很爲深摯。所以想徵求子羣的同意。結爲姻婭。料無勉強。子羣聽他朋友這樣說。便明白答覆他們說。照自己的意思當然可以表示贊成。不過麗瑛方面恐怕不能表示同意。當下就將芷媽曾經提議的情形一一講給他們聽。麗瑛的父親便說他女兒這番拒絕無非爲着從前的事情有些拘泥。此中轉關還在於我。倘然我再寫封信去切實勸導麗瑛。或者可以不再固執。於是自己扶病寫了一封信給麗瑛。另外又教子

恰認得兩行字又妙蓋婆惜原不必多認識字所以認識字者原祇爲此兩行書也既能認識得兩行書矣其他便可不必管亦不必認識也

「婆惜看罷咬着牙恨該殺該剛的賊叫宋江常言道做皇帝都是那真命天子誰見你這柳木腦袋要想做皇上」

恨者恨宋江也該殺該剛云者非恨其造反也正喜其罪之可殺可剛也誰見你這柳木腦袋做皇上夫做皇上而必非柳木腦袋此種定義不知

羣再寫一封信給芷媽將這封信附寄在內就託芷媽轉交所以芷媽一見了那封信就刻不容緩的來尋麗瑛至於麗瑛父親的信無非說了些安慰麗瑛的話又敘述自己如何懊悔從前如何盼望女兒說得十分懇切真是一字一淚末後又提到婚姻問題說麗瑛如今依舊是白圭無玷從前種種譬諸昨日何必介意講到子羣相待的情況雖然語不及私亦已自然而然的有一種真愛情以真愛情相結合當然十分美滿豈可與前事相提並論若再固執真是因噎廢食無謂之至了……麗瑛見了他父親這封信自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想轉弄得無話可說還是芷媽先笑道你的意思到底怎樣快說呀我前回來對你說祇不過是媒妁之言現在却又有父母之命了便算你冤枉過正要偏重舊思想可有沒有什麼推託了麗瑛道我從前雖然不自慎擇鑄成大錯但說婚姻問題一定要全

何本而宋江之腦袋爲柳木者又不
知何所見而云然此寫婦人之蘊毒
往往發出若干極奇怪的心理實則
祇是願宋江之該殺該剛也

『到明天我手執書信上公堂准教

你一家大小命見閻王任我改嫁張

三郎那時纔趁了我的心腸』

夫。婆。惜。之。恨。宋。江。者。祇。爲。不。能。趁。願。
嫁。張。三。郎。耳。故。其。欲。告。發。也。亦。祇。是。
想。達。其。改。嫁。張。三。之。目。的。耳。豈。必。欲。
宋。江。一。家。大。小。見。閻。王。而。後。爲。快。哉。
又。豈。必。有。惡。於。宋。江。之。欲。造。反。哉。

六鼓書詞講義

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依。然。非。我。所。樂。聞。不。過。就。目。前。而。論。和。先。
生。向。我。提。議。的。時。節。雖。然。相。隔。未。久。却。已。是。彼。一。時。此。一。時。情。事。不。
同。了。因。爲。我。那。時。節。還。祇。算。得。一。個。爲。父。母。所。棄。的。女。子。當。然。茹。痛。
在。心。如。今。却。是。一。家。骨。肉。已。由。分。離。而。重。復。團。聚。以。前。種。種。失。誤。便。
恍。如。隔。世。可。以。不。必。再。談。如。果。再。膠。執。已。見。轉。是。不。達。人。情。近。於。乖。
謬。了。祇。是。父。母。愛。子。始。終。無。微不至。我。今。日。之。下。迴。憶。前。塵。痛。定。思。
痛。更。覺。得。這。不。孝。之。罪。無。可。寬。恕。哩。說。着。便。忍。不。住。落。下。淚。來。芷。媽。
忙。道。這。又。何。必。傷。感。呢。聽。你。的。口。氣。大。約。對。於。你。父。親。的。意。思。是。很。
樂。從。的。了。這。是。大。喜。的。事。用。不。着。哭。呀。倒。是。你。既。有。今。日。當。初。何。必。
給。我。碰。那。麼。一。個。大。釘。子。我。細。想。起。來。真。有。些。不。服。麗。瑛。給。他。這。樣。
一。說。轉。破。涕。爲。笑。道。你。也。休。得。着。惱。我。父。親。信。上。還。說。我。對。於。這。親。
事。如。果。贊。成。暫。時。也。不。必。回。去。就。教。我。寫。封。回。信。給。他。的。病。再。調。

戀愛之鏡

「再表三爺將樓下不見招文袋。頓時着了慌。蹬蹬二次將樓上低聲陪笑問姣娘。你看見我的招文袋嗎。裏頭有要緊的公文一張。婆惜說是誰見你招文袋。分明是梁山反書一張。」

問招文袋必低聲陪笑更必說明是要緊公文一張是寫宋江之權詐也。然而婆惜則一口道破是爲梁山反書文勢至此已至圖窮匕首現之境矣。

「三爺說了頭既知你可別要嚷裏

幾時就可復元等他太好了想同母親一齊到上海來游玩一次。將來婚禮也就在上海舉行因爲先生對於此事自始至終真是最有關係的人物想請你做個證婚人哩。芷媽笑道照這樣說却還氣得過。但是女證婚人却是創例我倒老實不客氣就做上一回也算得婚姻史中一段佳話。祇是一樣我們從前雖是師生如今久已情同姊妹你以後須得叫我姊姊這先生兩字就此取消再就叫顯着不親熱了。麗瑛道那麼我恭敬不如從命從今以後就改稱姊姊罷。芷媽又拍手笑道照呀你將來應該改口的地方多着哩我這個教書的先生固然應該改口那位習醫的先生却越發應該改口了。但不知你想叫什麼何不先和我商量商量一句話倒說得麗瑛紅暈雙頰祇管低頭不語。

子羣和麗瑛結婚以後依舊同住在普愛路十二號在麗瑛撫今思

面有黃金一錠謝姣娘。」

既知不能瞞則祇得以財字動之。此是宋江不得已的辦法。文勢更緊一步。

「婆惜說要我還你招文袋。須得應我事三樁。三爺說祇要還我招文袋。十樁八樁理應當。第一件從今你離了鄆城縣。三爺說我不奔陽穀奔壽張。第二件要你對過那座得勝館。任我改嫁張三郎。」

婆惜至此公然提出條件。且公然說要改嫁張三郎。是已知宋江此時必

昔真覺造化弄人十分奇幻。至於他們夫婦間的愛情自然是十分濃厚。可是子羣的事務很忙。也就不能鎮日價享受那閨房樂趣。這時麗瑛的醫學着實進步也很可以做得一個助手了。子羣便將醫室中的事教麗瑛。同料理。普惠醫院裏面依舊由自己在那裏調度。又隔了有半年光景。醫院裏面忽然來了一個就醫的男子。他在掛號簿上自己填着姓張號梅。初浙江人染的却是梅毒。而且受毒已深。遍體潰爛。無可救治。憑你子羣醫道高明。也是沒法挽回。進院之後簡直日重一日。遷延了一個多月。竟是危在旦夕。毫無指望了。他自己也知道斷不能活一天。夜間命人去將子羣請了來。對他說。道我這個病原是自作孽。如今已是死在臨頭。却並沒有別的望念。祇有一樁事無人可託。想託諸先生。我看先生這一月以來替我治病十分盡力。是個狠熱心的人。無奈我病根太深。又誤於市上這般。

不。敢。不。極。力。忍。耐。故。意。提。出。極。苛。的。條。件。以。迫。之。蓋。婆。惜。此。時。已。自。知。有。十。分。把。握。不。還。招。文。袋。宋。江。究。竟。沒。奈。何。也。

「第三件要你備辦幾桌好席酒。約請朋友一大幫。你須下跪將酒獻親親熱熱顛裏哆嗦的叫我三聲娘。」異哉。夫。婆。惜。既。提。出。改。嫁。張。三。之。條。件。而。宋。江。既。無。異。詞。矣。又。何。必。更。迫。之。以。必。叫。親。娘。乎。此。蓋。婆。惜。知。宋。江。之。意。祇。在。先。騙。還。招。文。袋。故。一。切。皆。可。依。允。然。則。其。允。許。嫁。張。三。者。心。未。

花柳醫家弄的不可救藥。自然怨不得先生。先生須知我出身也是個留學生。在社會上面也薄有聲譽。叵耐我自己太不知道尊重人格。一味濫淫漁色。並且借此騙財。起初還剽竊些自由戀愛等新名詞。裝裝假面具。後來索性愈趨愈下。簡直彰明較著。成了拆白黨了。以致今日之下。如此下場。真是自種惡因。自收惡果。等我知道懺悔。已經是來不及了。我最近忍着痛苦。已在帶來的日記簿上。將自己的罪狀。詳細細一字不諱寫了出來。我死之後。務望先生破費幾個錢。將我所寫的東西刷印出來。教社會上一般青年子弟。大家看看。知道警戒也。未嘗不是消極的一種教訓。說着便在他枕頭底下。摸了半天。摸出一本日記簿來。遞給子羣。子羣不肯用手去接。忙道：「你暫且擱着罷。我知道了。那病人又道：「我這拆白生涯。做了兩年多。其中自然作孽不少。但是負疚最深的。就是最初有位大家閨秀。爲

必○甘○也○且○未○必○不○食○言○也○宋○江○之○答○
應○愈○爽○快○而○婆○惜○愈○疑○其○非○誠○意○計○
不○如○逼○之○以○難○堪○拚○與○決○裂○則○招○文○
袋○在○手○猶○操○必○勝○之○算○也○故○叫○親○娘○
之○文○非○游○戲○之○筆○非○節○外○生○枝○之○筆○
而○實○情○理○所○必○至○之○筆○也○

「好一個不會說話的閻氏女惹惱
了三爺黑宋江一灣腰靴統之內摸
一把摸出來裁紙刀子七寸長了頭
還我招文袋若是不依管教了頭命
見閻王」

宋江知婆惜無還袋之誠意於是不

大鼓書詞講義

了○我○硬○生○生○地○脫○離○了○家○庭○關○係○跟○我○到○上○海○來○純○以○一○片○高○尚○的○
愛○情○待○我○不○料○我○却○騙○了○他○八○百○塊○錢○就○棄○他○而○去○以○後○我○便○離○了○
上○海○這○女○子○的○下○落○如○何○也○就○置○諸○不○問○了○萬○一○這○女○子○一○身○飄○泊○
援○助○無○人○就○此○死○了○或○是○墮○落○了○我○這○個○罪○孽○真○是○萬○劫○不○復○說○着○
竟○哭○起○來○了○子○羣○聽○了○他○這○番○話○忙○驚○問○道○如○此○說○來○你○莫○非○就○是○
當○年○的○張○靜○蓀○麼○那○病○人○也○驚○道○我○原○號○靜○蓀○這○悔○初○兩○字○是○新○改○
的○請○問○先○生○怎○能○知○道○子○羣○到○此○倒○忍○不○住○長○歎○了○一○聲○纔○把○以○前○
的○事○迹○很○概○括○的○和○他○講○了○一○遍○那○時○靜○蓀○便○道○謝○天○谢○地○般○女○士○
能○設○得○所○我○雖○死○也○無○怨○了○祇○是○我○還○有○一○個○極○荒○謬○的○要○求○務○請○
先○生○看○我○可○憐○答○應○了○我○子○羣○道○你○又○有○什○麼○要○求○呢○静○蓀○道○可○否○
有○褻○尊○夫○人○的○玉○趾○來○此○一○轉○等○我○對○於○他○略○略○表○示○一○番○懺○悔○的○
意○思○然○後○再○瞑○目○待○死○也○教○我○靈○魂○安○樂○得○個○超○度○這○可○比○牧○師○的○

戀愛之鏡

能。不。再。變。換。方。法。而。出。於。威。嚇。之。一。途。

「婆惜一見抿着嘴的樂。宋三兒你殺了罷剛了罷不殺不剛算你窩囊。」

盤古至今從頭論。那有兒子敢殺娘。

「抿着嘴的樂是真樂也。蓋婆惜見宋江拔刀威嚇知其技已窮而不還招。文袋實足以制宋江之死命也。殺了罷剛了罷寫書撒潑放刁之身分。口吻蓋逆料宋江之必不至於殺。祇不過是威嚇而已也。」

誦經和尚的念佛功德更大了。說到此又流下淚來。子羣看他時。已是顏色大變。似乎不能支持了。當下便也為他所感動。覺得十分淒楚。忙道：「這事不難。今天夜色已深。明日一早我再偕同賤內來瞧你一回罷。」

到了明天。子羣真個挈了麗瑛。走到那間病室中來。看那張靜菴。可是靜菴已經不能說話。也不能動彈了。見了麗瑛。祇將那顆頭略略舉起。在枕上點了兩點。像是叩首悔罪的模樣。一會兒那眼睛就漸漸的閉了。麗瑛忙將手怕掩着面。不忍見他這種慘象。但是那塊手怕上面也不由的有些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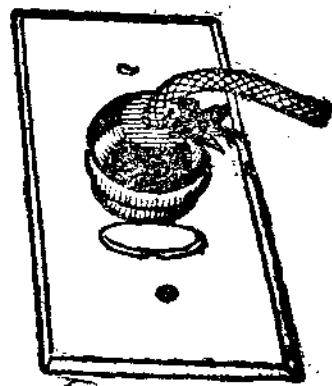
(完)



「宋三爺羞刀懶入鞘。殺了了頭待何妨。鋼刀一舉撲味撲味的响。登時鮮血濺滿樓堂。這一回宋江坐樓殺了閻氏女。到後來投奔柴家莊纔遇會小梁王。」

羞刀懶入鞘。五個字是一個轉筆。接以殺了了頭待何妨。於是一路千紆萬迴的筆勢。至頓然結束。亦祇六句。且把宋江以後的事略提一句。含蓄不盡。總觀全篇結構。會無一節一句。是隨手湊數寫的。在在都經過幾許斟酌。而後始能成此妙文。誰謂我國

大鼓書詞義



三人的命運

張·舍·我

梅生的起居間。是一間很別致的房屋。屋的一端擺設着許多奢侈品。高深的沙發榻。低而華麗的椅子。好玩的逸樂小像。和那裝飾的屏上。深深垂下的華麗的幃幔。爲那豔麗可愛的婦人。做成一個適合的住所。伊是管理這全屋的女主人。梅生是一個年青有錢而忙碌的人。他美麗的妻子要什麼心裏想着什麼時。他件件辦到。毫不費力。也毫不覺得費錢。他如此的待伊。是自然的事。因爲伊已爲了他的緣故。棄掉了許多。伊是法蘭西最著名的跳舞家。也是做了一

三人的命運

二三

綠 蔭 下

無人研究通俗文學哉 (完)

小小說
綠蔭下

靜山

一座公園裏綠油油的樹清翠可愛。萬紫千紅的花一堆堆處處皆是。蜂飛蝶舞忙忙碌碌好不醉人。

慕卿道：「我願我們的愛天長地久。」
紫崖道：「海可枯石可爛我們倆的情不可移。」

二人擁抱着接了一吻。

慕卿道：「時候不早我們再會罷。」

三人的命運

二四

打特別奇事的女英雄。(譯者按這是比伊是小說中重要的女角) 卻辭去了伊繁華生活的樂趣。來與這美國少年共享生活。他的生活樸素和伊的大不相同。他竭盡金錢所能買到的以圖補償伊的從前的損失。要是他不將此點宣布出來——或者甚至不允將這事刊布出來——別人或者會更感到更完美些的地方。但是除了他個人的幾種特質以外。他的行為是一個沒有一分鐘不做情人的丈夫。就是當着旁觀人的面前。也不能遏止他過分愛護他妻子的表示。但是這間房屋是很奇妙的。初看時似乎很尋常。仔細注意時。使人覺得這屋中有令人不快的特點。屋中靜寂——非常的靜寂。地板上鋪着貴重而厚的絨氈。人走動時。足聲一點也聽不到。就是兩人爭鬥。或一人跌倒時。也聽不出聲音來。很奇怪的。室中沒有強烈的顏色。光線似乎是常常略為暗淡的。室中的風尚。也不一致。一個

紫崖道：「再會！」

這一段話發在那一排柳絲拂拂的綠蔭底下。

一年過去又是萬紫千紅蜂飛蝶舞的明媚春天了。在那一排的新抽條的柳絲底下。又有一對男女情話後來鳥聲不噪了。聽得他們倆道：

「芙蓉我倆的愛天長地久。」

「萋卿海枯石爛我倆此情不移。」

伊倆一同說道：「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做並蒂花。」接一吻。

綠蔭下

人一定要說這少年銀行家既浪費了幾千圓於這婦人的密室裏。就是他藏寶具的寶箱裏。他已不能計算費了多少。並且不能自己解決。反突然發生了恐懼之心。向着那下面忙碌的街上的一面裝飾得很華麗。那室中最遠的一端。卻朴素毫無潤飾。很足以表示一個清心寡欲的男子的風尚。和一個專求娛樂的婦人相反。或者這就是伊只有幾小時在此室裏的緣故。有時伊每天來二小時。有時四小時。但伊在此室裏時。卻任情的求樂。蘿茜兒在這夢魘式屋子裏。是一個很不同很危險的婦人。和伊在別間屋子裏時不同。危險嗎。就是這個名詞。伊苗條的身軀。躺在那覆在沙發榻上的熊皮上。看見伊這樣的人。誰疑心到危險二字呢。伊以右手支着伊美嫩而為狀堅決的頤。伊的巨而憔悴的兩眼。很令人可愛。而又露着尖刻。定神向空間凝望着。其中且現着一種不可捉摸的可怕。伊的

三人的命運

三五

一個布服的人。雙眉緊鎖。低倒了頭。在伊爾的面前走過。這人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我去年今日。同伊的愛情。打得如火一般。今年今日。伊棄了我。去同別人戀愛了……唉。我不過去年家裏有些錢。伊見我今年家裏沒錢了。伊就改變宗旨。天長地久。海枯石爛。是唱的山歌麼……唉。我恨我父親沒主意。去上了人家的當。拿家產都耗在交易所裏……唉。伊的愛情原是拿金錢做目的底。』

臉是很可愛的。——是一個小孩子的臉。——然而自然之主。卻放些敏銳的記號。一種不可解釋的表現在伊可愛的臉上。似告訴人說。裏面有一個惡魔。在那裏攪亂。那些狗見了伊也震驚而逃。小孩子也驚叫而遁。不愛伊的撫摸。因為直覺感人的深。不是理由所能解釋的。

特有這一天的午後。有一件事使伊大為感動。一封信在伊的手裏。伊讀了再讀。使伊美麗的蛾眉。緊蹙起來。猩紅的櫻唇。作掀起的惡態。忽然伊震動起來。一陣恐怖心。頓使伊外貌的威嚇。柔軟了些。伊撐着手抬身起來。目光很熱望的注射在那門上。伊很注意的傾耳聽着。聽那伊所怕懼。最怕懼的一件事。不一會。伊的善於表情的臉上。放出微笑來。於是忽很怕怖地將那封信。藏入伊的衣服裏。伊幾乎沒有藏好之前。那扇門已開了。一個少年人。很敏捷的走進來。這

牛皮大王小熱昏

甲辰生

各位諸公靜靜心。我來唱隻牛皮大王小熱昏。這位牛皮大王真邪氣。家裏房子密密層。大門在北京。二門在天津。後門造到華盛頓。佣人多。是外國人。庫房金子銀子足。足有到幾萬噸。進進出出多用芭斗。春叉麻雀打撲克。多是銀行做輸贏。花園裏面假山石上坐飛艇。飛了三點九十分。還

牛皮大王小熱昏

是亞基(名)梅生(姓)伊的丈夫。伊會戀愛的男子。伊會爲了他犧牲。伊在歐洲的名望。但伊現在要經過一種新的和奇異的經驗時。卻當作他是一個障礙物了。

這美國人年約三十歲。修雉整潔。而有體育家的風度。衣服熨貼。顯示他軀幹的全美。他站在門口。兩臂交叉於胸。十分注意地瞧着他妻子。除了活潑的目光。臉色好似日光久晒的紫色假面具。伊仍用肘支撐着。但目光卻凝定在他的目光裏。他們靜默的交換中。含着一件可怕的事。兩人各自暗暗疑問。各自傳運思想。以爲答案是非常重要的。他或者要說：「你幹下了什麼事。」伊也似乎說道：「你知道什麼。」最後他走前去。坐在伊身旁的熊皮上。很溫柔地用手指引伊的可愛的耳。使伊面向着他。問道：「蘿茜兒。你可是惡毒殺我嗎。」伊避開他的手指。面現驚恐之色。嘴唇上現出要分辯的樣

三人的命運

二七

沒。飛。過。湖。池。裏。的。湖。心。亭。還。有。幾。千。
隻。輪。船。弄。勿。清。工。廠。開。到。無。淘。成。英。
國。的。柏。林。德。國。的。倫。敦。地。皮。有。到。幾。
千。畝。洋。房。造。到。幾。百。層。玉。皇。大。帝。向。
我。租。這。最。上。層。就。做。瓊。樓。玉。宇。金。鑾。
殿。同。聚。議。廳。六。月。裏。嚮。吃。吃。冰。琪。令。
起。碼。要。吃。百。十。斤。坐。的。汽。車。世。界。第。
一。等。看。戲。要。看。梅。蘭。芳。的。逍。遙。津。天。
女。散。花。王。鳳。卿。影。戲。要。看。寶。蓮。女。士。
却。潑。林。美。國。大。總。統。哈。定。會。經。代。我。
看。管。後。園。門。袁。項。城。黎。宋。卿。徐。菊。人。
多。是。我。的。老。鄉。親。吳。佩。孚。曹。錕。張。作。

子。但神經震動。不能說話。伊的驚奇忿怒都顯了出來。那急速垂下來的。手和拘攣的神情。倒還在其次。伊欲站起來。但他更加緊握着伊的手腕。他再問他的問題。但這一次可怕的样子更利害了。「蘿茜兒。你爲什麼要毒殺我呢。」伊喘息道。「亞基。你瘋了。瘋了。」但他的回答。使伊的血。冷到冰點。伊張着嘴。脣紅盡失。兩頰都灰白。只默默地瞪目瞧着伊。希望盡失。當他從他的袋裏拿出一隻小瓶。擎在伊眼睛前。作伊犯罪的惡證據時。他說。「這是從你的寶石箱裏拿出來的。」伊二次欲說話。但總沒開口。最後伊拘攣的嘴脣裏緩緩地一字一字的說出來。「至少我從沒有用過這東西。」他又伸手到他的袋裏。摸出來一張紙。把他展開了。拿在伊的面前。他說。「這是安格士醫生的證書。這瓶裏有十二格林（英美量名）的毒液。我並且還有出售這藥的化學家杜維爾的憑據。」伊的臉。令人見

霖多是我的小學生（啊唷）說話說得不對緊。牛皮吹到像城門。讓我停一停。安安神。打掃喉嚨。各洛的一聲。（看官你道是什麼）原來吃了一盞上好龍井。熱香茗。

廢督歌

瞻廬

毒莫如督。毒莫如督。惟欲拔毒。是以廢督。假使以督廢督。便是以毒濟毒。換湯不換藥。換被不換褥。換招牌不換店。換門面不換

着可怕。伊無言可說。伊只可倒在那裏。注定的目光。現出失望。無異猛獸的被圍於陷阱之內。他問道：「怎樣？」這美麗的婦人。沒有回答。祇有一陣失望和懇求。他說道：「爲什麼。我要知道什麼緣故。」他說話時。他的眼睛。忽瞧見伊剛才藏在伊胸口的一封信的邊。他立刻搶了過來。伊作絕望的呼聲。想搶回過來。但他一手將伊擋住。一面急讀那封信。他喘息道：「康伯爾。這是康伯爾麼。」伊的勇氣。又提起來了。現在不必隱藏了。伊的臉頓嚴肅。堅定起來。伊面着他的目光。凶厲如劍。說道：「是的。這是康伯爾。」天呀。衆人中的康伯爾。他站起來。在室中很快的走動。康伯爾是他所曉得的最負時望的男子。他一生的歷史。都是克己。節慾。勇敢。和一個完全男子所應有的美質。然而他竟也跌倒在這個尤物之前。甚至被人陷害到賣掉他——即不實在。也有這個意思——和他握手的朋友。這是不可相

廢 督 歌

三人的命運

三〇

屋。換。杯。盤。不。換。酒。肴。換。燈。籠。不。換。
蠟。燭。換。馬。甲。不。換。背。心。換。鞋。子。不。
換。脚。殼。譬。如。廢。去。村。館。改。稱。鄉。塾。
廢。去。尊。姓。改。稱。貴。族。廢。去。管。監。
改。稱。司。獄。廢。去。和。尙。改。稱。賊。禿。
廢。去。娘。姨。改。稱。女。僕。廢。去。香。伙。改。
稱。廟。祝。又。如。怕。啜。稀。飯。啜。啜。熱。粥。
怕。嘗。羶。味。嘗。嘗。羊。肉。怕。飲。鞋。杯。
聞。聞。臭。足。怕。看。春。宮。窺。窺。出。浴。
怕。逛。鑿。子。喊。喊。出。局。怕。聽。淫。歌。唱。
唱。豔。曲。嗚。呼。廢。督。廢。督。聞。之。已。
熱。何。日。實。行。馬。頭。生。角。不。是。止。

信的。然而這裏有他情辭懇摯的信。哀求他的妻子逃去。去同一個
囊無分文的男子。共享生活。但是信中沒有一字。康伯爾有殺死梅
生的意思。藉此解除各種困難。那個兇惡的計劃。是他所愛的婦人。
有深慮而殘忍的腦海中思想之結果。
梅生在百萬人中。是一個哲學家思想家。對於他人。有厚大而完美
的同情心。有一霎時。他的靈魂。完全沉溺於苦痛之中。在這極短的
時間裏。他能殺死他的妻子和康伯爾。然後自殺。以示他已盡己責。
和心地的坦白。但當他緩步室中時。他和平的思想。已在腦府中佔
據優勢。他怎能責備康伯爾呢。他明白這婦人有絕端的迷人之術。
這不但是因爲伊有體質上的奇異之美麗。緣故。伊有一種絕大
的能力。能使男子傾心於伊。能使伊深入到他最隱祕的良知裏去。
能穿越男子最高上的品性。且可激勵這男子發生偉大的志願。堅

渴。望。海。定。是。求。魚。緣。木。言。念。前。途。
放。聲。一。哭。

西廂鼓詞

飯牛

遊殿

大。雄。寶。殿。肅。莊。嚴。金。鑪。玉。鼎。篆。香。
煙。觀。音。菩。薩。當。中。坐。龍。女。善。才。
立。兩。邊。對。門。一。個。韋。陀。佛。手。擎。
八。角。降。魔。鞭。明。晃。晃。燈。火。琉。璃。耀。
晝。夜。不。熄。懸。佛。前。張。君。瑞。自。思。
還。自。想。到。此。無。非。香。火。緣。殿。上。

西廂鼓詞

品。立。德。而。生。仁。惠。慈。祥。此。即。可。以。顯。示。伊。的。羅。網。的。狡。滑。他。也。記。得。
伊。對。他。的。情。形。是。怎。樣。的。伊。那。時。身。體。自。由。——或者。他。如。此。想。——所。
以。他。能。娶。伊。但。我。們。設。想。伊。竟。不。自。由。或者。伊。已。經。嫁。了。或者。伊。也。
用。這。個。方。法。抓。住。他。的。靈。魂。他。就。如。此。止。步。了。麼。他。的。願。望。未。曾。達。
到。目。的。時。他。能。忽。然。捨。去。引。身。而。退。麼。他。照。着。紐。英。蘭。人。的。勇。敢。他。
一。定。要。說。這。個。他。是。決。不。能。做。到。的。那。麼。他。對。於。不。幸。而。站。於。同。等。
地。位。中。的。朋。友。為。什。麼。要。覺。着。如。此。忿。痛。不。平。呢。他。想。着。了。康。伯。爾。
為。這。奇。怪。的。尤。物。所。抓。住。時。他。的。心。坎。中。不。覺。充。滿。了。憐。憫。和。同。情。
伊。為。何。呢。伊。橫。倒。在。沙。發。榻。上。好。似。一。隻。粉。碎。的。蝴。蝶。伊。的。夢。驚。破。
了。伊。的。計。劃。窺。破。了。伊。的。前。途。黑。暗。而。危。險。伊。雖。是。個。計。謀。殺。人。者。
而。他。對。着。伊。心。已。柔。軟。發。生。憐。愛。了。他。曉。得。伊。歷。史。的。一。班。他。知。道。
伊。從。小。是。一。個。潰。敗。的。孩。子。沒。有。馴。教。過。沒。有。遏。止。過。伊。只。依。着。伊。

三人的命運

三一

西廂鼓詞

周○圍○走○一○遍○數○數○羅○漢○求○求○苦○
薩○拜○拜○聖○賢○驀○然○間○粉○裝○玉○
琢○美○天○仙○驚○才○絕○豔○俏○嬋○娟○好○
花○枝○供○養○在○眼○睛○前○意○如○醉○心○
如○癩○心○猿○意○馬○難○收○拴○魂○靈○兒○
悠○悠○蕩○蕩○飄○飄○颺○颺○高○高○飛○去○
半○天○顛○不○刺○的○見○了○萬○萬○千○千○
這○般○可○喜○娘○張○生○道○我○活○了○廿○
三○年○從○來○罕○曾○見○只○見○他○半○
偏○貼○幾○朵○翠○花○鈿○宮○樣○眉○兒○新○
月○偃○侵○入○鬢○雲○邊○秋○波○澹○澹○鵝○
蛋○臉○縞○素○衣○裳○白○色○鮮○貼○地○蓮○

三人的命運

三二

的○狡○滑○美○麗○和○迷○人○的○態○度○做○去○很○覺○容○易○伊○從○來○不○知○什○麼○叫○做○
障○礙○物○現○在○伊○的○道○路○中○發○現○了○一○障○礙○物○伊○已○發○瘋○似○的○惡○很○很○
地○要○移○開○他○採○用○伊○所○想○到○的○獨○一○的○辦○法○但○是○倘○然○伊○欲○移○開○他○
是○否○足○以○表○示○伊○的○丈○夫○是○個○不○完○全○的○人——無○力○使○伊○心○地○和○平○
慾○望○滿○足○的○男○子○他○的○性○情○太○嚴○肅○太○自○刻○苦○和○那○欣○悅○輕○快○的○性○
質○不○同○他○是○北○方○人○伊○是○南○方○人○被○反○對○律○一○時○強○合○在○一○處○但○永○
久○的○聯○合○是○不○可○能○的○他○應○該○看○到○此○節——他○應○該○明○白○此○節○他○是○
担○負○此○項○責○任○的○人○他○對○伊○的○心○軟○化○了○好○似○對○待○一○個○無○可○告○懇○
的○小○孩○他○在○室○中○默○默○地○緩○步○了○一○會○嘴○脣○緊○閉○着○兩○拳○緊○握○指○甲○
深○入○掌○膚○忽○然○他○坐○在○伊○身○旁○將○伊○冰○冷○而○不○活○動○的○手○握○在○他○手○
裏○他○說○道——親○愛○的○你○不○能○不○在○我○們○中○間○選○一○個○了○要○是○你○確○定○
的○確○知○道——康○伯○兒○可○以○使○你○快○活○我○決○不○做○你○的○障○礙○物——伊

鈎露一寸尖。織又織。疑是嫦娥。
離月殿。我得見了心也甘。夢也。
甜。頓口無言。

花門開篇

蘭庵

東閣梅開報熙春。江南春雨杏花新。
六橋桃柳爭妍麗。滿架薔薇一院馨。
五月榴花紅如火。池塘添個採蓮人。
海棠嬌弱含零露。桂子香飄月殿陰。
傲東籬黃菊與金風戰。江上芙蓉弔遠征。
蓼花

花門開篇

喘息着答道：「離婚罷。」他的手緊握着那瓶毒藥說：「你可以如此說。」伊瞧着他時伊眼中忽現出新奇的目光呼道：「亞基這個你也能饒恕我嗎？」他微笑對伊說：「到底你不過是一隻剛愎的小羊罷了。」伊正張臂向着他時門外有扣門聲一個女僕進來神情非常的沉靜室中也都沉靜盤中放着一張名片伊說：「康伯爾隊長！我不願意見他。」梅生立起來道：「正在反面他是最歡迎的立刻去請他進來。」

數分鐘後一個高大而面色紫紅的少年軍人引入室中他進來時欣悅的容色現着微笑但他身後的門關閉見了面着他的臉色歸原到自然時他很疑惑似的站着問道：「怎樣？」梅生走上前以一手放在他的肩上說：「我沒有惡感。」惡感嗎？」梅生很安閑的告訴他道：「正是此事我都知道了要是我們的地位互調了我也要

花門開篇

紅罷霜楓老。天竹年年望太平。
臘破水仙花未吐。晚香球結子繡球
形。祇爲那玉簪抓住茶蘼架。故
惹梨花與白雪爭。報到牡丹台上
去。山茶聞報怒生噴。忙遣鳳仙
把帥印掛。紫荊花奮勇作先行。
秋葵不就軍師職。他的蕙質蘭心
容易驚。茉莉山前分勝負。鷄冠
雄壯震三軍。可憐那沙場血似玫
瑰露。祇殺得杜鵑夜月泣黃昏。
傷心怕對將離艸。半爲金錢動殺
心。爭上木蘭舟避難。說甚麼紫

三人的命運

三四

如此做的。』康伯爾向後退行。瞧着問那位女士。伊點點頭。又聳聳
伊的肩。梅生微笑說：『你不必怕這是我們設計叫你招供。我們對
於這事上。已有光明正大的討論。約克（康伯爾的名）瞧着。你常是
個運動家。這裏有一瓶藥水。你不必問他從何而來。要是我們中的
無論那一個。喝了這件事。可以了結了。』他的神情。幾乎要發狂了。
『蘿茜兒。這事將論到那一個身上呢。』

這夢魘似的室中。正有一種奇怪的勢力。在那裏。工作室中。還有第
三個男子。但不是三人中的一人。他站在他們生命戲劇裏的危急
點中。他們卻一點沒有功夫想到他。他在室中。經過了多少時候。他
聽見了多少談話。沒有一個人曉得。他在那離開他們最遠的一端。
背牆壁蹲伏着。好像一條毒蛇。靜着不動。只有他緊緊握拳的右手。
偶作神經的伸縮。他很小心很熱望地注意着這劇戲的新變化。梅

徽垣高拱滿天星。 芷芝誰如松柏
貞。

滑稽獨幕短劇 白字先生 蘭隱

(時間) 中秋前幾天 (地點)

書房間 (登場人物) 鄰人 白

字先生 傍觀者

(鄰人) 先生替我寫一個條子給王

西林。託他買月餅八盒。這是中秋

送禮用的。叫他要好一些的。

(白字先生) 噢。知道了。(提起筆來。

白字先生

三人的命運

三五

生問道。「約克你願以遊戲一決勝負麼？」那軍人點點頭。那婦人呼道。「不、不、」梅生將瓶蓋揭去了。走到旁邊檯子上。抽出一包卜克牌來。說道。「我們不能把這個責任放在伊身上。約克來作我們三人中的第一人罷。」那軍人走近檯旁。用手取那判決生命的紙牌。那婦人以手支頤。俯首向前。迷惑的目光瞪視着。正在這時。那雙瓶翻倒了。那陌生人已立起來。容色灰白。而現着勇敢之氣。三人都忽然看見他了。他們面着他。目光含着熱烈的詢問之意。他也向他們瞧着。現着些首領人物的態度。他們同問道。「這是怎麼？」他答道。「不妙。不妙。我們明天再定局罷。」

舍我道。柯南道爾這篇新作。雖與我的問題小說不同。而一結奇特。實出人意想之外。這三人此後的命運如何。正須讀者諸君費些功夫。下一個極仔細的考慮呢。

就寫道：「來條託買日餅八盒。」

（傍觀者）喂。月字寫差了。寫了白字了。

（白字先生）咄。不差。你差了。白字是上邊還有一撇的。（說罷。就寫下去道：「此係中秋送里所用。須格外道地……」）

（傍觀者）（心裏想那禮字又寫差了。剛纔說他寫白字。他是服的了。不如說他寫黑字罷。）喂。你又寫差了。禮字寫了黑字了。

（白字先生）吓。我不差。你差了。黑字



殲仇記（三）（下）

程小青

我先前說過。我紀述這幾篇故事。應當要求紀敘上的自由。這一節我所紀的。就說到我到過德雷富列古屋後一天的晚上。那一所在山谷中的屋子裏的事情。在這冷僻的屋中。住著透歇克和他的妻子。他住在那裏。雖只有兩個星期。但每晚九點鐘的時候。他必走進他的書室。按鈴喚他醜惡的僕人司梯芬。用同樣的說話吩咐他道：「司梯芬。此刻已是九點鐘了。我要從事兩個鐘頭的著作。無論甚麼。你不可教人來擾我。到了十一點鐘。我要按鈴叫。你取熱牛乳和威。」

是下邊還有四點的。

羣按此則取舊笑話用意編成因
尙有趣故仍刊錄

鬚鬚訴臉厚雞文

耐菴

竊。雞。鬚。生。領。下。有。如。雞。尾。之。拖。鬚。長。
頰。旁。還。似。雞。毛。之。帚。有。時。抹。去。官。架。
子。擺。到。十。分。偶。爾。噓。來。大。將。軍。赫。然。
一。怒。惟。他。臉。厚。有。鬚。可。以。遮。羞。倘。或。
唇。亡。有。鬚。還。能。補。漏。麵。湯。拖。兮。點。點。

鬚鬚訴臉厚雞文

師。克。酒。然。在。這。兩。點。鐘。中。你。斷。斷。不。可。擾。我。你。須。得。記。著。等。到。十。一。
點。鐘。他。果。然。重。新。按。鈴。司。梯。芬。既。進。他。必。望。著。書。桌。上。散。佈。的。稿。紙。
現。出。很。得。意。的。神。氣。就。對。司。梯。芬。道。司。梯。芬。十。一。點。鐘。不。是。打。過。了。
麼。你。把。我。寫。成。的。稿。紙。收。拾。好。了。再。把。鐘。旋。一。旋。然。後。取。我。的。蠟。燭。
來。我。要。睡。了。於。是。他。就。持。燭。歸。睡。在。這。兩。星。期。中。他。夜。夜。如。此。沒。有。
絲。毫。變。更。其。實。却。只。是。一。齣。把。戲。他。的。筆。尖。始。終。沒。有。觸。過。他。的。稿。
紙。原。來。每。當。司。梯。芬。聽。命。出。室。以。後。他。就。把。室。門。關。上。落。鎖。旋。即。除。
去。假。鬚。假。髮。和。藍。色。眼。鏡。頓。時。便。減。輕。了。二。十。歲。的。年。齡。接。著。他。換。
了。一。身。輕。裝。悄。悄。的。開。了。窗。跨。到。窗。外。踏。在。短。樹。上。面。重。新。將。窗。關。
好。一。霎。眼。便。不。見。了。直。到。十。一。點。鐘。過。了。五。分。他。用。同。樣。的。秘。密。方。
法。回。進。書。室。換。好。服。裝。又。將。稿。紙。散。在。書。桌。和。地。毯。上。面。又。把。鐘。針。
倒。退。五。分。恰。指。十。一。點。上。然。後。坐。在。樓。上。按。一。按。鈴。他。的。僕。人。就。把。

鬚鬚訴臉厚雞文

五七

流。盡。黃。油。饑。涎。滴。而。垂。垂。爭。如。白。濁。
鬚。鬚。之。於。將。軍。固。未。嘗。有。所。不。足。也。
乃。者。疆。場。敗。績。脚。滑。滑。而。桃。天。海。上。
道。遙。鬚。根。根。兮。茅。拔。可。憐。亡。命。竟。割。
鬚。以。變。形。酷。似。臨。刑。且。割。鬚。以。代。首。
剃。刀。響。處。似。葉。下。兮。紛。紛。指。甲。拈。來。
摩。牛。山。之。濯。濯。慳。囊。未。破。偏。無。不。拔。
之。毛。棄。甲。而。逃。怕。致。于。思。之。誚。豈。阿。
翁。之。未。老。扒。灰。恐。取。人。嫌。恨。嘴。上。之。
無。毛。說。話。其。誰。取。信。鄉。音。猶。是。而。鬚。
毛。已。異。當。年。騷。興。未。除。而。鬚。子。已。非。
昔。日。從。此。夫。人。氣。作。欲。捋。無。從。倘。教。

熱。牛。乳。送。進。來。了。他。這。樣。做。作。無。非。要。得。到。一。個。時。間。的。保。證。萬。一。
有。失。他。可。以。教。人。證。明。在。那。兩。點。鐘。裏。他。實。在。家。裏。斷。不。能。分。身。幹。
甚。麼。壞。事。現。在。再。說。我。到。德。雷。富。列。古。屋。去。的。第。二。天。晚。上。透。歇。克。
却。不。再。做。重。複。的。演。習。他。吩。咐。了。僕。人。以。後。鎖。上。了。門。他。的。舉。動。使。
略。略。有。些。變。異。因。此。在。改。裝。的。時。候。順。便。取。了。一。把。實。彈。子。的。手。槍。
藏。在。袋。中。然。後。纔。照。常。悄。悄。的。離。窩。他。在。黑。暗。中。行。走。極。速。敏。捷。和。
善。於。掩。藏。的。態。度。真。像。狐。狸。一。般。他。一。口。氣。走。了。兩。英。里。路。除。了。風。
聲。以。外。沒。有。一。些。聲。響。又。沒。有。碰。到。一。個。人。影。往。來。他。走。到。一。個。車。
站。沒。有。一。分。鐘。的。停。留。便。見。綠。色。的。燈。光。一。亮。有。一。輛。火。車。停。在。站。
上。原。來。他。的。動。作。算。準。了。分。刻。天。天。如。此。不。會。後。時。那。時。他。進。了。一。
輛。空。車。行。了。十。英。里。到。了。第。二。個。停。車。的。車站。他。就。下。車。這。時。已。距。
離。他。山。谷。中。的。廬。屋。十。二。英。里。了。他。出。得。車站。向。著。一。條。小。徑。中。奔。

阿姊病來欲療不得遇拂鬚之參政。應疑窮得精光笑刷鬚之何郎未免。徒煩手續梁山泊上美髯公益發稱。強桃花扇中阮鬚子於焉專美視長。髯之張飛長短不同何能並論較有。鬚之武后陰陽相反奚以爲情梁鴻。志逃出營中化裝偏作長鬚何曾被。捕張大帥敗回關外綽號仍稱鬚子。纔算英雄龍有髯而可攀割之則攀。從何處鼠有鬚而稱老割之則老不。能充醫生倘或時髦且留鬚以做勢。鬚官雖然割勢未曾盡去其毛挂到。

鬚鬚訴臉厚難文

去好似駕輕就熟絕不因黑暗和朔風的緣故使他趑趄停頓一回。他已到了一扇夾在兩棵枯柳間的柴扉面前他突的爬了進去又。望著一所破屋走去那屋子本是鉛粉礦工人的寄宿所這時礦既。廢去這屋也就空虛朽敗屋的後面有一個礦穴礦的外部露著穴。底上已有許多積水透歇克走到穴口跨下一步把堆疊的斷石移。去了兩塊便顯出一個通達內部的穴口他把前身鑽了進去取出。一雙厚底的皮靴和一輛腳踏車來於是卸了他自己足上的皮鞋。將大靴穿上隨又將換下的皮鞋藏在原處纔回身把腳踏車提到。外面四面一望沉寂如死他就跳上了腳踏車飛也似的迎著寒風。進行他一路前進經過的住屋絕少竟沒有一個人瞧見直到行過。了七個英里纔望見有燈光的巨屋他下了車隨手將車子藏在溝。中奔向那巨屋而來五分鐘後他已爬進了圍牆便僂著身體趨向。

職 仇 記

招牌則仁丹鬚子沿門皆是若爲官長則文明鬚子盡人皆然而臉厚雞割之使盡偏如斷尾之雉棄我如遺視同雉肋之末溜大吉毫毛之功已微禍出無端身體之毀傷實甚鬚雖不敏情何以堪爲此對鏡自憐因切膚而愬苦恨他入骨更尖嘴而無言問何年鬚子長或再作金鈎之挂悵此日臉皮丟盡難誇鐵甲之堅謹狀

一個石檻的窗口他在石徑上行步雖然很輕總不免要留些迹象可是他穿著大靴絕不負甚麼責任他到了玻璃窗外他的目的地已達便即站停了足輕輕把玻璃窗開了又輕輕開了紅色的窗幃就瞧見室中有一個人那人在這個時間常常坐在那裏閱書的透歇克一見便舉起右手向著那人這一次不是握著空拳演啞戲了他的毛織的無指手套裏面藏著一把實彈的手槍他瞄準了閱書人的頭的背後他是一個精於打手槍的碎的一聲那人便從椅子上向前仆去手足四張倒在桌子上面於是行刺的透歇克便匆匆退出到了通道跨上腳踏車重新回到鉛粉礦走這一次他不再把腳踏車藏入穴中却將他丟在積水很深的穴底一霎便即不見接著又換了皮鞋取了兩塊石子塞在大靴裏面也向積水中一丟不覺絲毫形迹安辨完畢他又向火車站進行道時已沒有回去的

菊嘲

瘦蝶

秋風瑟瑟秋雨瀟瀟東籬獨坐意緒
無聊右手持盃左手持螯對此闌珊
之黃菊不禁憂心之切切想陶潛之
雅趣比杜老之興豪揮醉中之斑管
爰爲文以寄嘲吾聞黃花比之隱士
助騷客之閒情等雅人之深致其品
與節超然遠詣奈何晚節不堅熱中
富貴遑論老氣橫秋偏善如脂如韋
仗爾八面圓通渾忘其老而將死鞠

菊嘲

火車但他也早已知道他走進了路綫沿著軌道走去到了一個尖
峭的岸邊他就伏著等待一回便見有一股白色的燈光在鉄軌上
緩緩上來這原是載貨色的車子一共有三十輛當他們駛上峭岸
的時候行駛很緩上落不十分難透歇克偷偷的跳上了貨車便伏
在掩蓋的油布下面直到他到了目的地又照樣悄悄的跳了下來
再隔十一分鐘他已回到山谷中的屋裏他開窗進去換了衣服皮
鞋又將稿子散開在桌上然後回頭瞧鐘十一點竟還少三分他再
把鐘上的長針倒退了五分臉上露出一種得意的笑容因爲他愈
演愈覺純熟一去一來經過了三十八英里竟不到兩個鐘頭在不
知他底細的人想來黑夜狂風之中這樣短促的時間誰也不相信
他能夠行如此長途他曾經發過一槍槍聲既作勢必驚動僕役那
麼時間一層也必有人證明這樣誰又會得疑及他呢總而言之他

癡仇記 四一

有黃華燦燦如金厥維正色土德堪
尊又何以曾經端拱終不能總其大
成烽烟偏地饑饉涸臻庫藏告竭仰
屋嗟興縱有此黃金之花兮亦難救
中國之貧獨傲秋霜渾忘露冷卓然
稱傑風高節勁今何老態頽唐扶疎
三徑種舊日之英標算掃地而已盡
偶然爲伐桂之斧所摧如風雨之驟
迅搖曳於麁眼籬邊舊事當不堪重
省昔有桓景登高避災飲菊花酒隱
弭禍胎其功足述不第色佳今之黃
英能若是哉慨天災與人禍江山如

這一次犯法的勾當舉動的敏捷安排的慎密真可算得無出其右
了他回身坐在椅上順手掣鈴他的醜面的司梯芬便應聲進來照
例承著一盤盤中便是一杯熱牛乳透歇克把身子仰承椅背打了
一個欠伸說道司梯芬我今晚不是比往常略早一些停止麼你可
旋一旋鐘機我寫得很疲倦了快把蠟燭取來我就要睡了司梯芬
忽鞠躬答道先生恕我現在有一位客人等著我對他說無論怎樣
在先生著作的時間不能動擾所以他等到現在透歇克一聽不由
的暗吃一驚偏偏在這個夜裏有人來訪實在有些可異他含怒咒
了一聲便對司梯芬道領他進來這話一出那客人立刻闖進室來
向前跨了三步便立定了向透歇克瞧著透歇克的面色忽的變了
唇吻中忽發出駭呼的聲音好似有一粒槍彈打進了他的咽喉他
不禁倒退了幾步原來立在他面前的就是羅密萊德雷富列爵士

此。而。堪。哀。豈。魯。難。之。未。已。招。國。魂。兮。
歸。來。肇。錫。嘉。名。是。曰。壽。客。女。几。之。麓。
酈。泉。之。側。燦。燦。繁。英。云。可。齡。延。而。壽。
益。採。共。杞。苗。佐。以。柏。實。服。之。則。乘。雲。
升。天。脫。凡。胎。而。換。仙。骨。然。而。昔。之。所。
傳。今。茲。未。必。不。死。之。藥。蓬。萊。難。乞。仝。
看。霜。雪。之。紛。飛。終。不。免。形。銷。而。骨。立。
嗚。呼。鍾。會。之。賦。五。美。盧。綸。之。吟。三。花。
名。實。不。侔。其。又。何。誇。怯。西。風。而。簾。捲。
伊。人。之。瘦。乃。比。黃。華。晴。邨。晚。照。水。竹。
周。遮。振。筆。而。詩。吟。白。雪。銜。盃。以。興。寄。
青。霞。置。理。亂。於。不。問。抱。憤。鬱。於。無。涯。

菊 嘲

他。用。了。幾。許。心。計。在。一。點。鐘。前。方。纔。在。古。屋。中。把。羅。密。萊。打。倒。成。遂。
了。他。的。素。願。不。料。此。刻。却。又。明。明。立。在。他。的。面。前。似。笑。似。譏。的。向。他。
注。視。著。因。此。不。知。不。覺。的。那。個「是。你。麼」的。問。句。直。從。他。的。咽。喉。間。
衝。冒。出。來。他。這。時。竭。力。要。想。鎮。靜。掩。飾。他。驚。皇。的。狀。態。却。力。不。從。心。
把。握。不。定。羅。密。萊。已。冷。冷。然。答。道。是。我。啊。你。今。天。果。然。不。出。我。們。的。
預。料。實。行。你。的。計。畫。了。你。不。要。辯。你。的。驚。慌。的。神。色。和。淋。漓。的。額。汗。
早。已。告。訴。我。了。唉。我。知。道。你。就。是。透。歇。克。並。且。知。道。你。所。籌。畫。的。惡。
計。你。手。上。有。一。隻。火。玉。的。戒。指。然。在。四。十。八。點。鐘。以。前。還。在。你。妻。子。
的。手。上。你。所。以。戴。這。戒。指。不。是。爲。著。你。的。計。謀。成。功。以。後。要。在。你。的。
目。的。物。上。留。一。個。七。個。刺。孔。的。表。記。用。麼。但。你。發。槍。以。後。又。爲。甚。麼。
不。走。進。我。的。藏。書。室。去。實。踐。你。同。黨。的。成。約。不。然。你。當。時。就。可。以。覺。
察。你。實。在。虛。廢。了。一。顆。彈。子。把。他。打。進。了。一。個。木。人。頭。裏。去。了。透。歇。

癡 仇 記

怨天吳之無情兮。竟非分之相加。望
柴桑以不遠好扶夢。以還家果扶夢。
以還家應遇當年之靖節。觀爾秋容
之黯談。或且加以申斥。爾何爲名教
之罪人。花叢之蠹賊。汝試捫方寸。以
自思。兮此心將何以問彼蒼。而自質
爾乃噤不敢語。癡對此秋氣。寂寥篩
離披之瘦影。立迢遞之深宵。向秋窗
而點首兮。當有以解吾之嘲。

蟋蟀談

玉山小隱

克沒有話說。只把口津潤澤他乾枯的嘴唇。他心中怒極。報復的思
潮突進了他的腦海。他近旁的寫字桌中。還有第二支手槍。正想伸
手去取的時候。羅密萊厲聲喝道。我勸你不要動罷。透歇克聳一聳
肩答道。很好。你可是還有說話麼。羅密萊道。是啊。你聽著。我知道你
必以爲你自己智慧極了。你的惡計經過了幾次的實地演習。自以
爲今夜的成功。可以算千穩萬妥了。誰知還有比你更加智慧的一
人。竟破壞了你的詭計。那人是我的朋友。叫做卡耳克麥。他爲謹慎
起見。不敢在你嫉妒的眼光底下。和你妻子在屋中談話。所以寫下
了那張紙條。不料那紙落在你手。便以爲你妻子有秘密情人。這實
是你誤會的。他不但沒有情人。並且對於你這樣害人的意計。也沒
有知道。但克麥對於你一切的舉動。却完全知道的。他昨天晚上來
見我。告訴我。你每夜九點鐘後。關上了書室的門。有甚麼動作。他見

促織之戲。由來已久。宋賈氏曰。半閒堂。明嚴氏曰。秋聲館。野乘流傳。人都豔話。而蒲留仙且謂明宣德間。宮中競尙此戲。今有司歲征促織。視爲常供。則促織之爲人所玩好。尤可見一斑。按其物本名蟋蟀。因詩諱紀歷。樞有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說。遂亦名促織。但其爲物陰妬。性成同類。相殘。本無愛好之價值。况玩物喪志。君子所戒。以金錢爲輸贏。其事有類賭博。更屬期期不可願。以織芥草蟲。而能臨敵奮不顧身。視死如歸。確有爲

蟋蟀談

你種種預備。知你明天就要離此。就料定你今夜裏必將實施你謀殺我的計畫。因此他設下了那個木人的把戲。你竟然中了他的巧計。透欲克作輕笑聲道。唉。這樣說來。你不是要控我設計謀害的罪麼。那麼我們不妨再談。但你竟有那個朋友可稱難得。如果見面可替我致意一聲——羅密萊突接口道。他在這裏啊。說時回身指一指開著的門口。這時司梯芬站在那裏。但他的灰白的顏色已經消滅。不時牽動的歪嘴也已歸了原位。原來我那時已回復了真相。走前一步鞠躬道。教授我就是卡耳克麥。你瞧不出我麼。其實也不能怪你。就是我的朋友羅密萊爵士那天晚上見我。也沒有覺察。現今你得了這個教訓以後。選擇僕役似乎應該謹慎些了。至於我昨天晚上到羅密萊爵士那裏去會面。等你動身之後。我方纔離此。但轉來却還在十一點沒敲。你沒有回家的。以前這就因我坐著一輛

織仇記

貪生怕死之武夫所不及者則亦未可輕視。宜世人愛玩者之衆也。先君子酷嗜斯蛩。常選良種貯於盆而飼畜之。蟹白栗黃。備極愛護。予隨侍既久。耳濡目染。頗能略道其詳。茲值深秋。一般有似道癖者。又攜盆絡繹於道。因觸舊事。不能去懷。用信筆略誌一二。特藉以寄明發之懷。初非敢爲草蟲作譜。欲自附於劉侗之志。促織也。

蟋蟀品類甚夥。然大別爲紫黃青三種。當令之期。亦各不同。紫與黃爲熱

較快的汽車。自然比你省便得多了。說到這裏。忽見透歇克出不意。突的開了抽屜。搶出一把手槍。羅密萊眼快奔過去。一拳打在透歇克額上。透歇克不防。一時站立不穩。便仰跌在桌上。同時他的手槍觸在火爐簷上。砰然一響。知己震動了機鈕。誰知那誤發出來的。一彈竟穿進了透歇克的氣管。透歇克就倒在地毯上面。這時忽有婦人的慘呼聲。音接著便見透歇克的妻子奔跑出來。他的眼光一瞥。立即趨伏在他丈夫的身上。很懇摯的呼道。透歇克。瞧我啊。和我說一句話啊。羅密萊忽也拉著我的臂膊。顫聲說道。克麥他竟死了。我那時口雖無言。腦室中却正提出一個問句道。第三個去了。第四第五又怎麼樣呢。

令之蟲。青則非至霜降後。不可輕闢。緣其性不喜熱故耳。至判其孰爲紫。孰爲黃。孰爲青。則視其頭上對絲（並非鬚鬚）及鳴聲何如。並非就色澤言之也。

世俗遇有善鬪之蟋蟀。輒以變蟲目之。所謂變蟲。蓋言其物由他蟲如螳螂蜈蚣之類變成。故能善鬪也。其實蟋蟀之必由卵孳化而成。自爲一定不易。甯有他蟲轉變之理。至能鬪與否。純屬賦質問題。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蟋 蟀 談



玷污靈魂的罪人

西·巫·瘦·鐵

永沒人知道的西山村。如今却鬧得沒一個不知道了。這並不是一個大村落。左右祇有二三百戶人家。在村的盡頭。却有一個小小的市集。最大的要算何萬豐米店。但是生意最熱鬧的。却祇有一家鐵店可以代表。店主人章立生。鎮日價站在那鐵砧旁做工。每當鐵塊從爐子裏燒紅了出來。他立刻舉起鐵鎚就敲。火花四濺。他兀自一上一下的敲着。非等那鐵塊敲成他所要的樣子。決不停住的。他起先並不是這店裏的主人。祇不過是老主人的一個徒弟。但老主人

先君子善相蟋蟀。若者善鬪。若者不善鬪。一經品定。試之無或爽。以故年蓄不過數十頭。而往往有終擅勝場者。良由鑒別精故也。

先君子嘗謂蟋蟀之雄健者。亦不可輕鬪。輕鬪則力疲。安能必勝。殊非所以保全之道。譬諸名將。所向有功。豈真能百戰百勝。不過善用其鋒耳。其言可稱精絕。

先君子又謂蟋蟀龍形。（俗稱蟋蟀之狀曰龍形。）佳者未必盡屬上品。然苟其頭大項寬。足長尾軟。而又體

死了之後。他却代做主人了。

他的年紀只有二十二歲。但是非常的強壯。紫色的面皮。肌肉顯露的手臂。尺許闊的胸膛。都可以做他強壯的證據。而且他爲人和藹。非常凡是到他店裏的主顧。必定滿意。而回沒有一次空着手出來的。他不曾娶妻。所以沒有一點繁瑣的事情。在他心頭纏繞着。工作完後。洗個澡。便到四處遊玩。真個是樂天知命。沒有妄想的一個樸實人。

禮拜五下午那天。有個紳士模樣的人到他店裏來。他立刻放下鐵鎚。跑上前來問道。「先生。買點鐵器麼。」他笑嘻嘻的問着。這是他兜攬主顧的惟一手段。問完之後。立着等他回答。紳士緩緩的道。「不是的。我想在你這兒借個坐位。我實在走得乏了。」他依舊笑嘻嘻的道。「可以。可以。只是先生不要嫌髒罷。」說着便拿了一隻板

幹修偉。臀部有肉者。當無不能鬪。若促織志所載。雖有種種名稱。不過好事者就其形狀以點綴之耳。殊不能按圖索驥也。

蟋蟀性喜淡食。忌油膩及鹹味。其純潔蓋有爲一般肉食之官僚所不能及者矣。

蟋蟀呼私時不可驚擾。驚擾則交合不適度。精神委頓。將減其戰鬥力。稗乘載常遇春年羹堯輩。臨陣之前一夕。必御婦人。蟋蟀俗本有將軍之稱。洵不愧有名將之風焉。爲之一笑。

蟋蟀談

橈出來。用張紙在橈上揩了揩。請紳士坐。紳士也不謙遜。老實地坐在橈上道：「你只管做工。別爲着我耽誤了事。」他便跑到鐵砧前。釘鑄釘鑄的敲起來了。忽然紳士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他一壁敲着。一壁回答道：「我叫章立生。」紳士又道：「你家就在此地麼？」他道：「不對不起。先生。我實在記不起家在那裏。因爲我知道的時候。我就住在這裏。但是師父罵我的時候。常常說趕你回家去。所以也許我另外還有一個家。可是到現在我總不會回去過一遭。而且我也不知道家在那裏。」紳士不再往下問。只是默默地坐着。他也只管釘鑄釘鑄的敲那鐵塊。

紳士立起身來道：「你可有鋒利些的小刀？」他這回把鐵椎放下了。很迅疾的回答道：「有有。」便從壁角的黑油櫥內取出一把晶瑩銳利的小刀遞給紳士。紳士接過來看了看道：「很好。這是你做

玷污靈魂的罪人

故善養蟋蟀者。常慎選處子。即雌蟋蟀之未經交合者。以備貼連之用。即交合之別稱。又不可以草時誘其鳴。緣草撩撥時。最易損其所恃爲角鬪利器之兩牙故也。

蟋蟀益愈陳愈妙。陳者無火氣。蟋蟀居之不致病燥。以明代嚴氏秋聲館製者。最爲名貴。顧現時已不易得。即有見者。亦大都贗品耳。

鬪蟋蟀時。兩方各有一執草之人。名曰掌扞。其手術殊有高下。所用之草。俗稱蟋蟀草。亦以陳者爲佳。

的麼。」他道。「是的。這是用鈍鋼打成的。」紳士叫他用紙包好。取在手裏。然後從袋裏掏出一疊鈔票給他道。「這是刀的價值。」說着便出去了。他很很吃了一嚇。因爲他手裏拿着的是十元的鈔票。而且多到幾十張。怎由他不吃嚇呢。他也趕忙跑出去喊道。「先生。你弄錯了。那把刀祇值一元咧。」紳士並不答應。他只是向前走去。路上行人見他喊得突兀。都圍住着他問詢。因此他不能前去追趕。只得胡亂地回對他們。然後回到店裏。坐在那紳士坐過的櫈上。癡地想把那鐵砧鐵推鐵塊都忘得干干淨淨。但總想不出是甚麼一回事。

事情是過去了。但他還是懊悔着。一來他不把那許多鈔票還給紳士。二來他不曾請問那紳士的名姓。於是他臉上的笑影。平白地滅了不少。人家覺着他有甚麼心事。壓在心頭。都前來問他。可是他怎

每屆秋令。必有販賣所謂山蟲者。鼓枻而至。業是者以杭州常熟人居多。顧其所售之蟲。自山地捕來。體雖龐大。力弱不勝鬪。遠不如土蟲之短小精悍也。

聚鬪蟋蟀之所曰柵子。卽以鬪時用具（係竹製者）得名。開柵子者。都係當地流氓之有勢力者。俗呼之曰柵鬼。蓋若輩三秋生計。固皆賴於是也。

柵中亦有柵規。其執事人役。有司秤。掌扞及坐柵（卽監局兼寫花票之

蟋 蟀 談

能。把。這。突。兀。的。事。情。告。訴。人。家。呢。不。多。幾。天。他。又。碰。到。突。兀。的。事。情。了。這。回。並。不。是。紳。士。却。是。一。個。婦。人。一。個。穿。得。極。時。髦。的。婦。人。

他正彎着身體敲那鐵塊。忽然耳朵邊聽得低低的一聲阿彌陀佛。忙抬頭一看。不由的嚇了一跳。原來鐵砧旁邊正立着一個半老婦人。伊面上雖然已給光陰刻了不少的皺紋。但還是很白淨。而且一陣陣的香氣。更使他聞得不自在起來。於是他連對老主顧的惟一方法都忘懷了。他癡癡地望着伊。看一句話也不敢說。到是伊問他道：「你叫章立生麼？」他把頭點了點。依舊不說甚麼。伊又顫抖抖的道：「你是我的兒子。」他很迅疾的道：「怎麼？」伊又道：「你是我的兒子。」這可把他的神經真個搗亂了。他像猛虎般跳到伊面前。乾急着說道：「我是你的兒子。」伊向後退了一步道：「是的。」沒有比這個再駭怪的事情了。一個鐵匠的母親。怎會變做上等社

人)等名目。

鬪蟋蟀之彩花。隨地而異。吾鄉開棚伊始。例用小花。每枝五十文。至重陽後。則用大花。每枝一百五十文。近有改爲洋碼小花五分。大花一角之議。尙未實行。輸贏出入。有自十數枝至千枝不等者。棚子所抽之頭。大概每百二十。故其所入頗不貲也。蘇地棚場。依彩花之大小。分三等賽鬪。其願鬪何等者。應先報明。然後聽其加入焉。蟋蟀須秤準分量。由棚中就同分量。

會的婦人呢。但是章立生的母親却竟是這樣了。怎叫他不敢怪呢。他起初並不相信。但他想上等社會的婦人。決不肯承認鐵匠做兒子的。除非真有這麼一回事。那末有這麼一回承認。所以他更不狐疑直截的叫着伊道：「母親」廿二年來的夢想。變做事實了。伊那得不深沈的悲傷呢。他又道：「母親」伊哭了。哭得連身子都顫抖起來了。他便扶着伊到裏邊一間屋子裏坐着。又叫道：「母親。這是怎麼一回事。」伊硬生生的停住了。悲哀哽咽着道：「你聽着。你是我的兒子。是不會和人家結婚前的兒子……」他道：「父親呢。」伊道：「你不要忙。我自然要告訴你的。那時我祇得十八歲。唉。如今四十歲了。時光真過得容易。你長成到這麼樣了……」他又道：「父親呢。」伊道：「我見你只有生的時候。一面那時並想不到有今日的一天。天吓。我謝你賜我這個機緣……」他聽得不耐煩。

者代爲一一配合。然後開關。間有以小饒大者。但相去亦甚幾微。且必蟲主（俗稱蓄養蟋蟀之主人曰蟲主）自信其蟲確係健者。始肯出此也。秤蟋蟀以毫爲單位。每一毫曰一點。至大無過二百點者。凡攜蟋蟀往柵場角勝者。必定旗號。以資識別。蟋蟀毀其一腿者。例不許入柵與鬪。亡友趙漁笙君。亦有秋蟲癖。數年前嘗蓄得一頭。臨陣輒橫爬而進。不能直行。人因以橫爬呼之。顧驍健絕倫。

蟋 蟀 談

起來。便人道：「父親呢？」伊道：「說起你父親。真使我的心痛碎了。我原望他好好兒養育着你。那知他把你拋在這樣骯髒的地方。你做牛做馬的敲着鐵。而且二十二年來。不曾通知我一聲。天吓我。謝你賜我這個機緣。使我們得有重會的一天……」他催着道：「你把父親的名字說了罷。」伊道：「你怎麼這樣性急。我怎能不告訴你呢。唉。一個孩子長成到二十二歲。還沒有知道生身的父母是誰。那真是苦吓立生。你覺得怎樣。但你也難怪我。我叫他好好兒看待你。的你應該怪他。他就是你父親。他住在城裏有這麼大的家私。有這麼大的房屋。他竟不分一些給你。只叫你住着這樣碰頭的屋。做着這樣辛苦的事。唉。你還問他做什麼呢。但是我不能不告訴你。他就是章平甫紳士。」他很詫異的問道：「紳士？」伊道：「是的。」伊沒有別的話可以說了。於是拋棄了機緣。依舊獨自個去了。

玷污靈魂的罪人

所向無敵。趙君愛如珍寶。死之日。爲製銀匣。瘞之。併作橫將軍傳。以誌不忘。迄今趙君墓木已拱。而鄉人士之談蟋蟀者。偶及橫爬。無不眉飛色舞。嘖嘖稱羨。予聞之。每神傷舊雨不已。

新 婚 趣 話

民 哀

長沙余某。飽學士也。五十喪耦。會里中有婦。四十而寡。戚鄰憫其寒苦。許再醮。余聞之。卽托婦戚介紹。娶爲繼室。余已有三子。長子且爲本屆省議

伊的出去。他到沒甚動心。但是他也免不了有一些悲傷。不過他最希罕的就是他的父親章平甫紳士。衆民所賴的紳士。怎麼做出這樣沒廉恥的勾當來呢。既然章平甫紳士會做這樣的勾當。那末前次來這兒買刀的紳士。怕也免不掉做過這樣的勾當。猛可裏他記起那給他的一疊鈔票來了。他想一個紳士當然不是蠢驢。可以做得的那裏會買一把小刀。也不問價。就給了許多的鈔票。事情倘使說他鬧鬧這樣的鬧鬧。想也早經把家私鬧完了一疊鈔票。決不會輸到我手中。莫不是他患了瘋病。但他對我說話。神志是很清爽的那裏會發生這麼快的瘋病。既然不是鬧鬧。也不是患瘋病。那麼他一定別有用意了。我與他沒關係。決不會發生此事。但我却和他關係着甚麼呢。唉。難道他就是章平甫麼。不錯。一定是他了。他問我家的時候。不是沈默了一會子麼。不是他還有誰呢。但他爲甚不

會議員。次三兩子亦在機關中治事。對於茲事均不爲然。但無法勸阻。僅憾婦戚之不應爲媒。成婚之夕。余長子有意與婦戚爲難。席間搆成一聯。中嵌五色。指定冰人屬偶。聯曰。等不到黃昏黑臉婆婆。配着白頭老叟。亦嘉耦哉。看今宵錦簇花團。對青燈無忘紅葉。媒人大窘。無以報。余父聞之。知子意旨。乃代媒人答曰。講甚麼水色土腔。奶奶居然火爆。新娘有前緣也。待他日蘭馨桂馥。論木本還是金昆三子相顧。嘿然戚友。遂傳爲趣語。

新 婚 趣 話

直截地對我說個明白。却要這樣鬼祟地給我幾個錢。難道這就是父子的恩誼麼？父子的恩誼只有這幾個錢。怕不是太輕了些麼？而且二十二年來不曾有過一些。就是這一次便可算了麼？唉。怕是有甚麼恩誼罷。他那裏要我兒子。就是生我的時候也不見得有些要兒子的心思。不過把我做他們娛樂的先導罷……他想到這裏。血管裏的血都蒸發到臉上來了。額上的筋都突出來了。於是他叫道：「甚麼父親只是個玷污靈魂的犯人罷！」

一個人的心倘使充滿了忿怒。便沒有甚麼東西再可以在心內佔據一個小小的位置了。只有一條路。一條宣洩忿怒的路。是他所希望而歡迎的。所以章立生霍的立起了身。狠狠的把鐵店的門關住。也不把店內的東西收拾收拾。竟頭也不回的跑向城中去了。進了城門。他才想起他還不會知道他住的是甚麼地方。便問了許多人。

玷污靈魂的罪人

窘話

吟秋

當稠人廣座之中。屁不自耐。旁人或聞聲相顧。或掩鼻遠避。此時窘狀。有不可自禁者。

赴宴席散。取席上菓品。袖之欲歸。主人作揖相送。當答禮之際。一未經意。盡落地上。此時窘態。最爲難堪。

與客茗敘。爭付茶資。互相拉扯。始得作東客。遂稱謝俄而。茶博士來云。頃付小洋。係鉛角子。雖復調換。而頗形

虧得章平甫是個紳士。知道的人還多。不是這樣怕他的肚皮。一定漲破了。

紳士家的式樣。到底和平常的不同。當他挺着尺多闊的胸脯進去的時候。早給一位看門的攔住。地正在忿怒的當兒。那裏管他攔不攔。只是望着裏走。看門的沒法想見他。不會帶着凶器。也就不去理會他了。他走到廳上。不曉得平甫在那一間屋子裏。這才懊悔不會向看門的問個明白。真是事有湊巧。他正徬徨沒法。平甫却從旁廳送出另一個紳士來了。

他搶步上前。氣忿忿的道：「先生……」平甫突然給他一喊。不覺吃了一嚇。一見是他。料想不是好事。所以不等他說下去。就接着道：「你等一等。」說着把客送了出去。回進來引着他到書房裏。厲聲問他道：「你來什麼事？」倘使他在平常的時候。一定給他問倒了。

窘○色○矣○
宴○會○之○時○與○人○同○席○鼻○中○發○癢○噴○然○
作○嘔○以○食○時○說○話○突○然○吃○噎○米○屑○菜○
渣○噴○將○出○來○席○上○杯○碗○均○有○所○染○人○
均○停○箸○口○雖○不○言○其○窘○赧○為○何○如○耶○

報界新笑話

多言

旭報出版祇有二十二天。就此宣告
終結。壽命可謂短極了。有人說「旭」
字拆開是「九日」兩字。九日之報。
居然延長到二十二天。已算日子掙

報界新笑話

但是如今他可沒有一點恐懼。只淡淡的對道：「就是你和那婦人的事。」紳士道：「那個婦人。」他道：「和你有關係。不會和你結婚的婦人。」紳士道：「伊現在很好。還和我說甚麼。」他道：「是的。只是伊是我的母親。」紳士道：「誰和你說？」他道：「伊自己對我說的。而且說你……」紳士急道：「說我什麼？」他道：「父親說你我的父親。」紳士把臉色變了變。但立刻回復得和平常一樣。他道：「我要報仇。」他把這四個字說得很響。而且顏色非常的堅決。紳士道：「我不承認有這回事。」說着身體有些顫抖了。他道：「住口。聽我說。我要報仇。替我自己報仇。你想我可以算得一個人麼？一個做人家娛樂的惡果的人。可以算一個人麼？你們娛樂。只娛樂罷了。產生這惡果。又做甚麼呢？爲了自己的娛樂。却把一個人去犧牲。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可以說得過去麼？」他發狂似的把紳士

玷污靈魂的罪人

五七

得多了。但是他關門的時節，恰巧在重陽相近，或者這九日，酉字應作重九解。九日以後，他的命運就完結了。最妙的，他們報上還登了一個招尋總理的廣告。總理要招尋，豈非趣事。（他的廣告上，雖沒有標明招尋總理，其實與招尋總理無異。）上海人稱有趣的事情為「發旭」。這個旭報真辦得有些發旭哩。

某報的材料都是翻版的。某報的編輯員就是印刷所的手民。這差不多是大家知道的。在陽歷十月之末，他

的領口抓住，又道：「你把許多鈔票給我，我想賣去你的罪惡麼？真是夢想罪惡可以賣麼？」他從桌上拿起一把小刀，那就是紳士用許多鈔票向他買的。指住紳士的胸口道：「你可知道你犯的是玷污靈魂的罪吓？」紳士不能把什麼話來回答，他只是篩糠般抖着。他喊道：「父親！那把刀只有柄在紳士的身外了，他想不到一個被殺的人有這樣的可怕，而且血是這麼一樣東西，所以他只是直挺挺地對着父親立着。」



蟻陣之聲勢

程瞻廬

的報上忽然發生了一件奇事。就是從三十一號之後，竟老實不客氣連排了「三十二日」、「三十三日」、「三十四日」三天的日期。一月有三十號。這大約是某報創造的新歷。

蠅律師
玉琨

蚊觸蛛網死焉。心不能平。訴諸上帝。帝責蛛。蛛訥。延蠅辯護。蠅出席曰。網雖蛛設。入則由蚊。無罪。一蚊吮人血。蛛亦吮其血。在理爲富。無罪。二世之

蠅律師

蓬：拍：蓬：拍：此何聲。歟。炮仗之聲。螞蟻開步必放炮仗。童歌有云。踏煞螞蟻放炮仗。此其明證也。演武廳上帥旗招展。螞蟻所張之旗亦殊古雅。一曰。登弧旗。鄭莊公用以伐許也。一曰。壽旗。趙簡子用以禦敵也。二旗之材料均以螞蟻布爲之。

軍樂亭中。衆聲洋溢。吹動蚯蚓之笛。奏起曲蟻之曲。揹包。蜒。蚰。隨帶一絕大之銅鼓。田螺。海蠅。鳴鳴。然大吹其法螺。又有琵琶。蟲彈。動琵琶。作北鄙殺伐之聲。

正副官司令官高踞演武廳上。雄糾糾。氣昂昂。爲螞蟻中之出類拔萃人物。正司令官者。槐安國陸軍總長。螞威上將軍。螞連蟻是也。副司令官者。南柯郡巡閱使。螞武上將軍。螞連蟻是也。兩旁簇擁衛士。均係用可當車之螳螂隊。高擎巨斧青鋒。逼人以盡保護之責。廣場。

螞蟻陣之聲勢

蠅 律 師

設網者多矣。捕虎有阱。網非阱也。釣魚有餌。網無餌也。獵雉有媒。網無媒也。帝皆不責。而獨責乎蛛。蛛竊有所不服焉。無罪三也。帝以爲然。蛛勝訴。蚊出責蠅曰。君族亦常拜蚊之賜矣。一入網羅。使膏其吻。不仇之報。而反助虐聞。異乎。蠅曰。吾非助蛛。特助吾利耳。君苟飽吾欲。吾亦將子轉敗爲勝也。蚊大喜。重賄之。遂再訴不服。蠅又出席曰。曩者失辭。蛛實有罪。設有人夜間橫繩當道。以仆行人。有罪乎。無罪乎。儻其人果爲無罪者。則蛛亦

螞蟻陣之聲勢

六〇

中肅靜無譁。衆軍士蟻聚其間。專待螞蟻報信。作開操之預備。俄而整弧旗搖動矣。一隊黑螞蟻在操場上。左行三匝。俄而籐旗又搖動矣。一隊紅螞蟻在操場上。右行三匝。當夫左右繞行盤旋作勢。大有熱石頭上螞蟻團圍打轉之狀。蓋螞蟻排陣於此開始矣。螞蟻所排之陣。五花八門。各極其妙。其尤爲出色者。一曰螞蟻搬場陣。此往彼來。首尾相接。間以輜重。隊粒米半粟。輸運不絕。有如火如荼之觀。一曰螞蟻上竈山陣。肉薄而上。奮勇當先。攀崖踰嶺。身手便捷。又有拔幟易幟之概。將來蝸角磨兵。蠻觸決戰。有此堂堂節制之師。何患不執蟻界牛耳。一躍而爲蟻封頭等之國耶。操演既畢。餘勇可賈。於是飛螞蟻高乘飛艇。長脚螞蟻作長距離之賽跑。又有白螞蟻紅頭螞蟻尖屁股螞蟻等。扮演種種趣劇。如「蟻地獄」與「蟻媒說親」等均極滑稽可喜。

可無罪矣。帝亦以爲然。蚊卒勝。兩造既退。帝謂蠅曰。子前庇蛛而今袒蚊。何矛盾之甚也。蠅笑曰。余本蠅營狗苟於世上。惟利是圖耳。帝嘆曰。嗟乎。今之律師皆蠅之類也。

蘇州顧明道先生著作甚夥。近以哀情小說十八篇彙刊一冊。顏曰「啼鵲錄」。頃蒙惠贈一帙。特此誌謝。並爲介紹。本局亦有經售。每冊祇收四角八分。濟羣謹啓。

蠅律師

螞威。蟻武。兩將軍。大開筵宴。以饜部下。將領蟻廚中烹飪。諸味忙碌。特甚。殺蝸牛。宰醃雞。烹蛄山之蚊鴨。諺曰。蛄山蚊子大如鴨。蟲臂鼠肝。都充盛饌。最後上一肴。名曰蜜炙蠅腿。將軍饑涎欲滴。思快朵頤。部下諫曰。蒼蠅之脚含有微生物。非將軍之所宜食也。諺語有之。甯吃螞蟻一百。莫吃蒼蠅一脚。願將軍熟察之。將軍曰。吁。是何言。螞蟻爲我同類。詎可食耶。部下曰。不食同類。其何能肥。今之軍閥。家膨。脖子大腹。誰不吞噬同胞。以充一己之滋養料者。將軍不欲爲自肥計。則已耳。苟欲自肥。舍吞噬同胞。外無他策也。將軍拊掌稱善。傳令蟻廚於羣蟻中。擇其肥者百聚而醃之。以供大嚼。嗚呼。虎狼不食其類。乃號爲將軍者。竟吞噬同類。以自肥。螞威蟻武。其蟻世界之大蠹也歟。

螞蟻陣之聲勢

六一

◎和他幾首妙詩

(一笑)

某報的附張。天天在那裏罵人。他越罵得起勁。人家越是不理。他也就無可奈何。祇是他們除罵人以外。所登的詩文。實在妙不可言。有一天。載着一首妙詩。是推重裸體的意思。想是因為他上面的畫。常常畫着赤裸裸的人物。給人家說了閑話。所以將這首詩來做一個辨護。這首詩的理想。直推勘到未出娘始的人生觀。可謂妙極。他是首新詩。我可依舊要學着。老調和他幾首在後面。

▲原詩

人在娘胎裏何會穿着衣服！ 人剛產生的時候何會穿着衣服！ 在人產生以後， 纔穿上了衣服。 衣服可以叫他做人？ 赤裸裸地纔是

個真人！

▲我的和作

(一) 人在娘胎裏何會進飲食！ 人剛產生的時候何會進飲食！ 在人產生以後， 纔會進飲食。 飲食可以叫他做人？ 不進飲食而餓死纔是個真人！

(二) 人在娘胎裏何會說話！ 人剛產生的時候何會說話！ 在人產生以後， 纔會說話。 說話可以叫他做人？ 不會說話的啞子纔是個真人！

(三) 人在娘胎裏何會放屁！ 人剛產生的時候何會放屁！ 在人產生以後， 纔會放屁。 放屁可以叫他做人？ 不會放屁不做這樣的屁詩纔是個真人！

奪 標 小 說

嫁後……

舊社會說女子有三個時代。是從父從夫從子。從父是幼稚時代。雖然跟着父母生活。程度的不同。分出許多境遇。究竟兒時歲月。大多是甜蜜的。況且與男子沒有甚麼分別。從子又到了晚年時代。人老珠黃。也不必去說他。單有從夫是女子畢生最有干係的時代。這時候窮通否泰。離合悲歡。最有事實可記。騷人墨客。大可替女子寫些心事出來。或則嫁得如意郎君。享盡閨房艷福。便做幾篇言情小說。艷情小說。或則遇人不淑。中道仳離。便做幾篇哀情小說。怨情小說。其他如感婚制之不良。媒妁之簧惑。則加以誅擊。痛社會之蠹腐。人心之叵測。則加以針砭。甚至若何教育兒女。則可作為教育小說。有可笑之惡俗。即可演成滑稽小說。以及其他種種。均可觸類旁通。鄙人也不必多講。倘有香閨才媛。樂為命筆。更可自己寫照。這豈不是個極好的題目麼。但是從夫兩字。究竟不時髦了。所以叫做「嫁後……」而且聽憑作者在題目下面再加幾字。並不限制。應徵者將下方印花黏附卷上。限陰歷十一月十三日截止。其餘辦法請閱本雜誌第一期。

濟羣戲園

紅 雜 誌
 第 一 次
 奪 標 印 花
 後

年 少 險 冒

記 行 步 里 萬

亞
到
上
海

從
西
比
利



中
國
第
一
冒
險
少
年

告 預 版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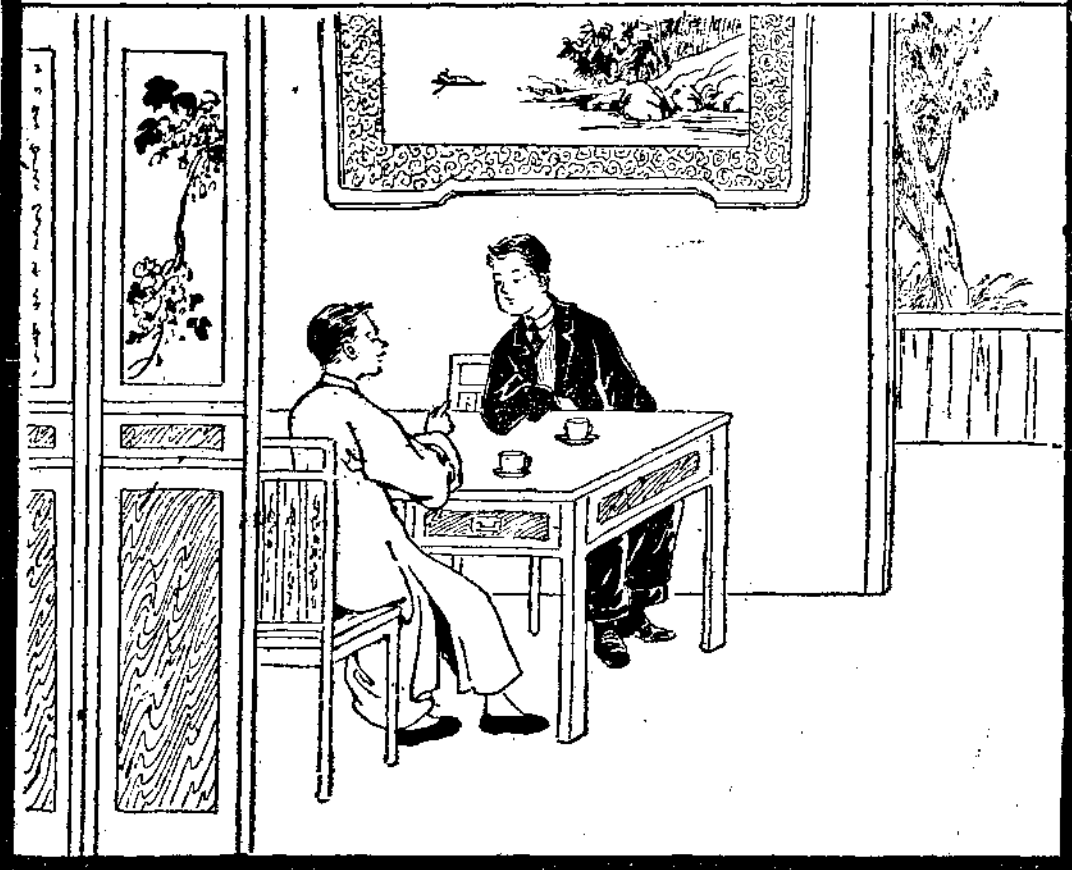
少年能夠冒險。算得奇了。算得可敬了。冒險要到萬里步行。這不是大奇特。奇敬上加敬嗎。這就是我們中國的許明聖。他爲了求學。從西比利亞步行到上海來。路上所受的困難不知多少。單說他在大森林中大沙漠中。迷了去路。飢餓交併。備嘗艱苦。不過憑他的一點雄心。居然不顧什麼痛苦。安安隱隱竟到了上海了。本書從他幼稚時代寫起。一直寫到現在。讀了可以鼓勵兒童的志氣。可以激昂兒童的雄心。少年人讀了。如得良友。如得良師。確是身心有益的好小說。好青年不可不讀。

● 行發局書界世 屋路四海上 ●
紅馬

第十七回

失棧單學徒受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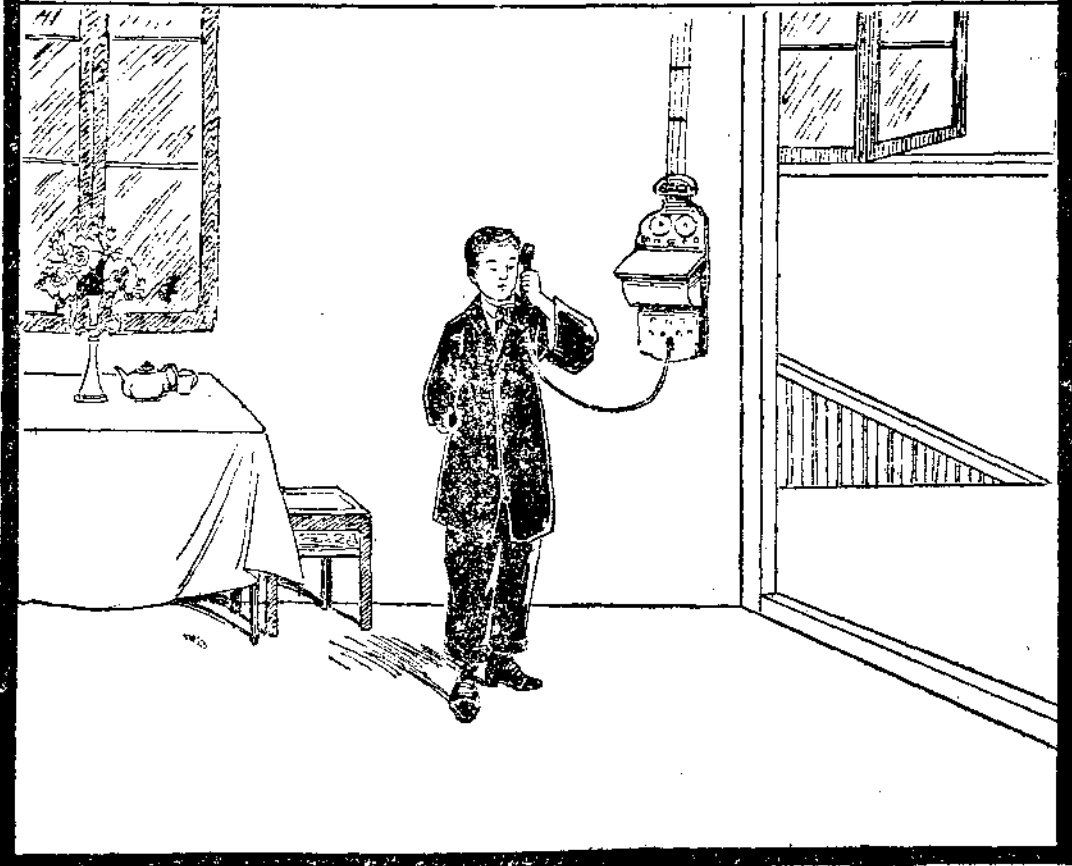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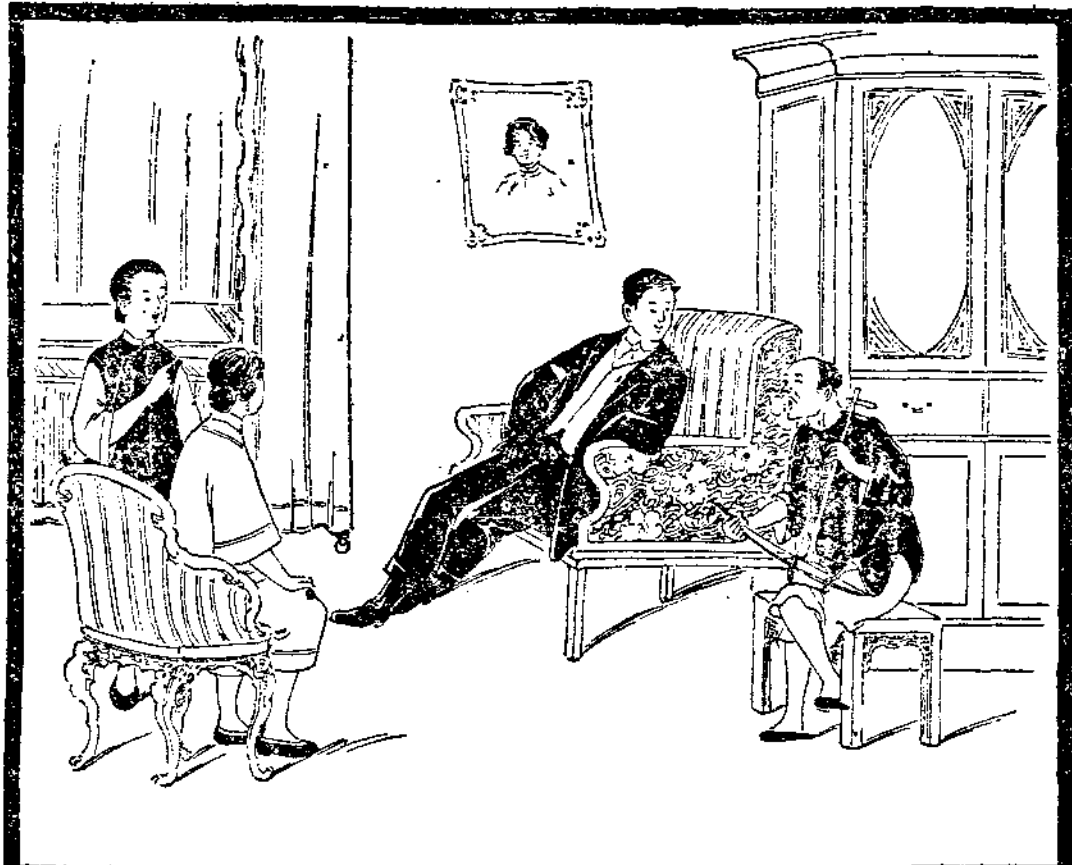
論客串票友現形



第十七回

失棧單學徒受愚

論客串票友現形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十七回 失棧單學徒受愚 論客串票友現形

伯端做這件事的時候本預備混過目前待日後存貨將次出完棧房先生抄送底賬的前幾天自行辭職逃之天天爛屎撒在別人頭上的不意他運氣忒殺好了沒幾時這所棧房失火成災祝融惠顧一篇糊塗賬都由保險行獨家承當翻火燒貨的人怎辨得出幾箱幾包於是伯端這一件移花接木的欺詐案也永無水落石出之期他那時候很有些後悔早知如此不該不多做幾票手脚豈不可以馬上發財日後祇恐沒有這般好機會了然而這二千多銀子賺雖賺暗中却害了他自己因爲他在先還能夠量入而出自己薪水所賺無多開消各項也從

省。儉。現。在。一。日。腰。纏。充。足。就。想。大。闊。綽。大。適。意。起。來。他。念。書。時。候。同。學。師。弟。兄。本。有。幾。個。富。家。子。弟。此。刻。他。有。了。錢。也。想。攀。高。隨。他。們。一。起。徵。逐。老。六。也。是。這。時。候。同。他。要。好。起。頭。的。又。見。各。人。都。有。相。好。妓。女。自。己。也。結。識。了。個。藍。橋。仙。館。初。交。時。候。很。替。他。掙。些。東。西。所。以。兩。下。交。情。不。薄。但。富。家。子。弟。都。是。老。天。派。下。的。星。宿。皆。因。天。公。見。世。上。許。多。守。錢。虜。牢。守。着。許。多。造。孽。錢。不。肯。花。費。恐。下。界。財。源。爲。其。阻。塞。故。此。特。地。派。下。這。一。班。散。財。星。官。做。他。們。的。兒。子。疏。通。財。源。伯。端。不。過。一。個。普。通。滑。頭。碼。子。怎。及。得。這。班。天。使。的。神。通。常。言。驢。子。跟。馬。跑。焉。能。追。踪。得。上。不。多。時。伯。端。覺。得。應。酬。他。們。耗。費。太。巨。有。些。地。方。祇。可。推。託。不。往。豈。知。這。班。富。家。子。弟。平。日。受。慣。別。人。的。恭。維。習。氣。何。等。之。重。見。伯。端。回。回。隨。興。這。幾。回。忽。然。邀。他。不。到。以。爲。他。搭。架。給。我。們。看。未。免。動。了。氣。自。後。有。應。酬。也。不。再。招。呼。他。於。是。伯。端。白。丟。了。許。多。時。的。交。際。費。到。頭。仍。舊。仰。攀。他。們。不。上。老。六。因。同。學。時。候。與。他。稍。爲。密。切。此。

時也。比衆親近幾分。然而最莫逆的要推阿毛小裘等一班下乘朋友。他們到處精刮所至。揩油以致連妓院中的做手也。把他們睨不上眼。流品之下。可想而知。不過伯端也是一邱之貉。然而在外胡鬧着。究竟祇有用錢的時候。沒有賺錢的機會。伯端二千存項。早已用光。此刻鬧慣了。手可大不可小。每月非有百元不夠開消。所賺三十兩銀子。怎經得幾天用呢。想到去年那一段事。幹得何等乾淨。何等適意。現在再想。弄他一個立虛罷。無奈那正大班老不害病。銀子在他手中。也彷彿潮流過閘。一般隨來隨往。沒有屯積的時候。實在難以下手。要不幹這件事。罷外間債戶。怎生應付。所以他在外同一班淫朋狎友。尋歡取樂的時候。倒還可樂以忘憂。一旦接手行中的公事。可就滿肚子不情願。彷彿公事害了他。什麼似的。其實却恨這其間無隙可乘呢。今天恰逢禮拜一。他這裏拒檯上打棧單的人。本已十分擁擠。經他一壓。格外多了。有一家恆昇字號的學徒也來出三百餘兩。

銀子一批貨因還有別處公事等待不及對伯端說先生請你恆昇棧單打好了放一放我少停來拿這原是常有之事伯端點頭答應他去了自己錄着底簿忽見別家也有同恆昇出一樣數目貨的伯端觸機眉頭一皺忽然計上心來私把恆昇這一張銀票藏過了在底簿上仍寫恆昇的牌號棧單却出給別一家打發舒齊恆昇學徒來取棧單伯端令他等到五點鐘將近始假意替他查一查賬說你們棧單早有人拿去了這學徒年幼易欺以爲號中人等待不及已另派別人前來取去祇得空手而回及至到號問明未有人去拿經手的也着了慌另遣一位先生陪這學徒往洋行中調查時他們外國規矩五點鐘閉門中西人員早已一個不留於是祇可待之來日第二天伯端到行問知這件事也假意替他們着忙先打電話到棧房中一問恆昇的棧單曾否出去棧房中查不出這張單子自然回報沒有伯端教他們休得付貨一面令恆昇登報五天五天之後再補給

你們棧單他爲何要捺五天呢。因爲出貨的銀子乃是五天期。莊票早了。收不到。現故意將空棧單推託令他們全力注重在遺失棧單上。疏於莊票一面。他也得以從容取錢。至於掛失的那張棧單號碼。可就是他出給別家的一張商家通例。大都打棧單。隔日提貨不肯早出棧單。攔殺銀兩。伯端知照棧房。祇說恆昇的棧單不能出貨。故意不報號碼。待他們遺失棧單的廣告。次日登出報來。此單早已提去多時。管棧朋友也沒這般細心去查。那出過貨的舊棧單。這樣五天挨過。伯端已去冒刻了個虛無飄渺的圖章。將莊票銀兩收到手中。恆昇要他補棧單。他再打電話到棧房。中間某號棧單會否發現。棧房先生回報提去了。並非恆昇乃是某某名義。伯端於是假意翻了半天賬簿。假裝恍然大悟的模樣。說是我底簿上錯寫你們名號了。這棧單果然是某家打的。你們那天祇來一張字條。來附銀票。所以我沒出棧單。底簿上也被你們那張字條纏夾的呢。他雖祇輕口一句話。

然而那恆昇字號中人可不免要跳起來了。因為照他這般說，並非遺失棧單，實乃遺失莊票。顯然兩途如何可以混得過去。到莊上查時，此票早被一個不知誰何收現去了。因係本票，故而不重親收圖章也。非莊上之過。這三百餘金，祇可恆昇自認晦氣，幸虧他們派出的是個年幼學徒，料不致作甚手脚。不然還恐連累保人呢。伯端作了這件事，賺錢固沒上年般暢快，而且名譽也大不好聽。皆因恆昇虧雖吃了，但心中也未嘗不明白。被伯端弄了玄虛，所惜不能奈何他罷了。不過外間談論，却是他們的自由。一傳十，十傳百，茶會上却曉得某洋行大不規矩。外國人固然同木人頭相似，不知不聞。然而買辦先生未嘗沒風聲傳進他耳內呢。對外國人說了，因無憑據，也不能將伯端怎樣辦理。不過彼此都存着心想，借端歇掉他生意，以除後患。也是伯端自不小心。有一次他在某處吃大菜，請客因係陌生戶頭，不能扞字。他偏要裝闊客，也許為身邊帶的錢不夠開消之故，拿他

們。洋。行。中。公。事。用。的。信。箋。扞。了。字。教。往。寫。字。間。收。錢。這。菜。館。中。見。他。的。一。班。朋。友。都。是。滑。頭。滑。腦。不。像。規。矩。人。模。樣。有。些。兒。不。相。信。他。故。此。第。二。天。一。早。就。派。收。賬。的。到。他。寫。字。間。中。坐。守。可。巧。伯。端。還。未。到。行。這。扞。字。紙。便。落。在。外。國。人。手。中。頓。時。大。發。雷。霆。說。他。假。借。名。義。在。外。招。搖。隨。將。他。寫。字。職。務。辭。歇。其。實。也。不。過。借。題。發。揮。而。已。伯。端。生。意。既。丟。那。劃。策。下。來。的。三。百。餘。兩。銀。子。也。早。已。花。用。精。光。然。而。與。一。班。淫。朋。狎。友。徵。逐。慣。了。却。不。能。就。此。斂。跡。於。是。又。東。拖。西。欠。弄。得。一。身。是。債。可。知。世。界。上。的。人。凡。是。存。壞。良。心。損。人。利。己。到。頭。也。決。決。發。不。了。財。如。伯。端。之。挖。空。心。思。掉。別。人。的。鎗。花。弄。得。錢。來。反。丟。生。意。到。如。今。轉。不。如。前。何。嘗。不。是。眼。前。現。報。好。在。伯。端。鈍。皮。老。臉。慣。的。到。處。揩。油。也。不。顧。別。人。笑。罵。藍。橋。仙。館。那。裏。的。便。夜。飯。不。知。被。他。吃。了。多。少。仗。着。先。生。要。好。娘。姨。雖。然。恨。他。也。奈。何。他。不。得。平。常。同。他。往。來。的。朋。友。差。不。多。都。被。他。借。過。錢。了。只。有。諸。老。六。因。留。戀。愛。珊。之。故。足。跡。不。到。堂。

子伯端遇他不着還未曾同他開口然而肚內却安心想大大的借他一票因他乃是富家子弟非比等閒自己結交他一場若不弄他些錢豈非如入寶山空手還嗎他存着這條心偏偏老六彷彿知道他要借錢似的自從在藍橋仙館院中同他一別之後至今未曾見面伯端等待不得祇可假借探望老六爲名到他家中找尋他素知老六懼怕老子自己也不敢登堂入室站在大門外面教他們底下人進去請六少爺出來兩人見面老六問他怎不裏面去坐伯端問你老的呢老六說他同東洋人出門看米去了伯端聞言方敢進內老六詢其來意伯端倒不便說專誠借錢不作別用祇可推頭許久未曾見你今日便道過此特來候候你的老六笑說難得你一片孝心我倒感激之至只是有一回我記得你我還有藍橋仙館同我的紅蕤閣坐汽車兜風經過你家門口你娘招呼喚你說話你教我開快車跑休睬這老太婆這是什麼原故呢伯端也笑道阿六你好討了我的

便宜還牽我頭皮根。可知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我已待娘孝順多了。不相信可以同去對質的。老六笑道。你孝順忤逆天在頭上。何消我去對質。這幾時你行中公事忙不忙呢。伯端道。還有甚忙不忙。美發洋行的事。我早已不做了。老六驚問。爲何不做原來。他還沒知道。伯端歇生意。這件事呢。伯端也不肯實說。推頭與外國人意見不合。所以出來的。老六信以爲真。伯端又道。現在我另外有個局頭。同別人合做買辦。須要五千銀子墊款。他担承二千五百。我也担承二千五百。不過你也曉得。我是沒有錢的。但生意又不能不做。現在只等有二千五百兩銀子。送往前途。就可扞合同。進行辦事。這件事非得請六少爺幫我的忙。不可。因爲我一班朋友。你大概知道。都是和我脚碰脚。沒有力量的人。惟有你六少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聞得老太爺近年做米生意。大爲發財。所以此事你若不幫我忙。就沒有人能帮我的忙了。老六聽說不由呆呆一怔。他與伯端朋友雖然要好。然而通財之誼。

可是沒有的此番聽他開口忽然要借二千五百兩銀子況且做生意墊本這句話不知是真是假就使當真自己同他還沒這點交情並無借錢之必要因此一轉念頭決意回絕他說你弄錯了我和你一般都是沒有錢的人惟有你倒還在外間做做生意可以賺錢使用我乃是坐吃山空祇有出的沒有進的老頭子的錢怎能動他分毫聽說他近來做米也是蝕本的外間人說他發財都是謠言呢你教我幫助二千五百銀子我也沒法可施我看你不如另外去同別人商量的好若要教我設法真是造屋請教箍桶匠了伯端聽他一口回絕心中可大不受用本來他也不是當真要做買辦墊銀子無非借作開口的引子而已滿擬老六二千五不肯答應一千也許有的不料他竟一兩銀子也沒應酬他這面子可失得不小看看老六的臉色紅中泛白白裏帶紅似乎很是畏縮的模樣不像有什麼希望暗想此人如此不漂亮我也不必再同他說什麼了爽興丟去這件事以

後徐圖報復便了主意打定微微一笑說你也不必太謙究竟你的身份比我高得多啦若把我來比你真所謂鄉下人不識薰田鷄折殺小人了既然你不便答應我也未敢強迫好在這買辦生意我也並不貪做皆因我們吃慣了人家飯也祇能幫人家做做夥計罷了不夠買辦資格老六你若愛幹就你出面去做了買辦我來幫助你做式勞夫何如老六聽說把腦袋搖個不住說我怎能當買辦呢一來沒生意經驗二來無銀子墊款三來恐老的也未必許我去幹只好多謝你的厚情了伯端微笑他原曉得老六不敢答應的却故意拿這句話開他的心而已當下二人又閒談了一陣伯端辭去老六如釋重負他對着伯端面雖然裝窮然而在愛珊那邊可鬧得什麼似的皆因近日愛珊見老六時常同他討氣心中怨恨不過宣言要去嫁姓周的免得你再不肯赦我了老六一聽着急萬分深恐愛珊當真嫁了少雄自己許多年心思豈非白用知道愛珊貪小利便買了許

多。衣。料。物。件。送。他。他。要。怎。樣。自。己。也。依。他。怎。樣。周。某。人。來。了。愛。珊。教。自。己。暫。避。他。就。避。開。片。刻。不。再。死。拼。着。不。走。這。一。來。愛。珊。果。然。回。嗔。作。喜。仍。答。應。將。來。嫁。他。其實。他。那。肯。嫁。什。麼。人。束。縛。自。由。此。言。不。過。玩。弄。玩。弄。老。六。而。已。老。六。却。相。信。異常。今天。也。是。愛。珊。教。他。七。點。鐘。以。後。來。七。點。鐘。以。前。我。這。裏。有。着。親。戚。你。休。亂。闖。前。來。彼。此。難。以。爲。情。老。六。奉。着。聖。旨。所。以。守。在。家。中。伯。端。得。同。他。相。見。借。錢。未。遂。氣。湧。心。頭。出。來。暗。罵。老。六。太。不。講。朋。友。交。情。改。日。必。須。撒。他。一。票。爛。污。方。出。心。頭。之。氣。一。個。人。自。思。自。想。不。覺。到。了。藍。橋。仙。館。院。中。藍。橋。仙。館。梳。粧。未。竟。一。衆。娘。姨。們。做。事。的。做。事。沒。事。的。有。幾。個。站。在。藍。橋。仙。館。梳。頭。檯。旁。邊。閒。談。見。伯。端。去。了。都。不。大。理。睬。伯。端。也。沒。心。思。同。他。們。交。談。自。己。在。湘。妃。榻。上。橫。了。一。會。看。藍。橋。仙。館。梳。好。頭。烏。師。先。生。來。替。他。吊。喉。嚨。伯。端。不。覺。歌。興。發。作。待。藍。橋。仙。館。唱。完。了。教。烏。師。和。一。和。胡。琴。自。己。也。唱。了。齣。馬。前。潑。水。果。然。大。有。汪。伶。隱。的。風。味。聽。得。衆。人。都。喝。

起彩來。藍橋仙館。替伯端得意過來。拍拍他肩胛。笑說：「阿楊，你既然唱得這般好，爲什麼不上台客串客串呢？」伯端笑道：「你說得容易呢。學戲的人都喜歡客串，還有票房中那班三腳貓的朋友，更躍躍欲試，他們自以爲唱工學會了，就可以出出場面，豈知學戲唱占三分，做占三分，面皮却要四分。老練方有登台的資格，不然就使你唱好，做好，面皮不老，決決不能登台，因爲台下千人百眼的注視着，未曾經驗，無有不手忙腳亂者。往往有班票友在自己會裏頭唱工，怎樣的好做工，怎樣的高別人勸他客串，他也自以爲此番出台一定可以壓倒伶王，聲名勃起，豈知一上裝心裏頭就打起鼓來，走到戲門帘後面，耳朵內又彷彿敲鑼一般。一出台，捧場的朋友喝他一聲彩，更好比當頂心打了他一悶棍似的，頭昏眼眩，祇見台下千百隻眼睛望着他，宛如自己做了賊，被巡捕燈四面照住，手脚都沒個藏處，更兼台上的鑼鼓一鬧，和他身上的鑼鼓相應，他自身彷彿做了座鑼。」

鼓。架。子。一。般。連。自。己。唱。什。麼。戲。都。忘。了。及。至。拚。命。想。出。來。時。記。了。說。白。忘。了。唱。句。記。了。唱。句。忘。了。說。白。他。那。時。宛。如。小。學。生。在。老。師。面。前。背。書。只。願。辭。句。不。漏。還。願。得。什。麼。唱。工。做。工。然。而。還。要。看。客。們。原。諒。不。喝。倒。彩。呢。倘。你。一。喝。倒。彩。可。同。老。先。生。拍。戒。方。一。般。學。生。們。記。得。的。書。也。忘。得。無。影。無。踪。那。時。欲。罷。不。能。要。唱。不。得。這。個。苦。可。比。婦。女。生。產。還。苦。得。利。害。所。以。有。位。在。報。上。專。門。批。評。唱。戲。人。壞。處。的。某。先。生。有。一。回。偶。然。興。發。登。台。客。串。一。齣。什。麼。戲。做。的。還。是。配。角。把。平。日。說。別。人。的。許。多。壞。處。都。犯。在。自。己。身。上。不。算。還。鬧。出。種。種。笑。話。可。知。看。人。挑。担。不。吃。力。其。人。必。須。要。天。生。老。面。皮。方。能。夠。登。台。串。戲。呢。藍。橋。仙。館。微。笑。道。這。般。說。你。的。面。皮。還。自。以。爲。不。老。麼。伯。端。也。笑。道。我。面。皮。老。雖。老。惜。乎。祇。能。老。在。你。們。跟。前。當。着。看。客。面。前。可。就。老。不。起。來。咧。說。得。房。間。內。一。班。人。都。笑。了。有。個。好。婆。說。楊。大。少。這。句。話。倒。是。知。己。之。談。呢。藍。橋。仙。館。瞅。了。他。一。眼。伯。端。帶。笑。說。好。婆。看。得。起。我。他。也。讚。成。

我。是。個。老。面。皮。呢。藍。橋。仙。館。冷。笑。道。如。此。你。可。以。登。台。串。戲。了。伯。端。大。笑。一。陣。閒。話。不。知。不。覺。天。已。黑。將。下。來。藍。橋。仙。館。應。堂。差。出。去。了。伯。端。沒。處。可。走。便。一。個。人。靠。在。他。們。小。房。間。榻。床。上。想。想。自。己。聰。明。一。世。浪。蕩。半。生。賺。錢。的。門。檻。不。算。不。精。然。而。到。手。便。空。囊。無。餘。蓄。自。從。沒。生。意。以。來。別。處。不。算。就。藍。橋。仙。館。這。裏。已。欠。了。二。百。餘。元。酒。局。賬。到。節。不。能。不。付。因。爲。藍。橋。仙。館。和。自。己。十。分。要。好。他。還。有。着。娘。做。手。們。都。捫。帶。擋。誰。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的。自。己。撒。他。爛。污。事。小。累。他。賠。錢。受。氣。未。免。於。心。不。忍。所。以。這。裏。一。筆。債。倒。是。十。二。分。要。緊。的。然。而。拿。什。麼。還。呢。生。意。不。做。無。處。可。掉。鎗。花。諸。老。六。又。齎。得。什。麼。似。的。分。文。不。捨。就。使。馬。上。找。着。生。意。做。到。節。也。未。必。弄。得。着。數。百。洋。蚨。何。况。浪。蕩。在。此。要。行。險。傲。倖。的。話。惟。有。上。賭。場。去。跌。一。跌。也。許。額。角。頭。高。起。來。可。以。贏。一。票。用。用。但。是。賭。本。從。何。出。產。未。免。又。是。一。樁。難。題。目。呢。他。往。日。雖。然。得。過。且。過。不。耽。心。事。此。刻。一。個。人。坐。定。了。想。來。想。去。不。由。

愁。上。心。頭。懊。喪。萬。狀。看。看。房。間。內。這。班。人。陰。陽。怪。氣。熱。面。換。冷。面。的。模。樣。恨。起。來。就。想。漂。他。們。的。賬。一。想。到。藍。橋。仙。館。待。自。己。的。好。處。又。愁。沒。錢。還。債。正。當。他。心。慾。交。戰。轉。不。定。念。頭。的。時。候。忽。然。娘。姨。來。喚。他。楊。大。少。有。人。請。你。聽。電。話。呢。伯。端。問。可。知。什。麼。人。打。的。娘。姨。搖。頭。說。我。沒。問。清。伯。端。很。覺。奇。怪。想。自。己。近。來。沒。生。意。少。應。酬。朋。友。那。裏。除。非。自。己。去。找。他。揩。揩。油。水。還。有。什。麼。人。想。到。打。電。話。問。我。祇。恐。不。是。債。主。便。是。冤。家。心。中。頗。覺。狐。疑。走。到。扶。梯。頭。上。電。話。旁。邊。接。聽。筒。這。一。聽。不。由。笑。逐。顏。開。連。稱。很。好。說。你。們。照。辦。算。我。一。份。就。是。不。知。誰。來。的。電。話。伯。端。聽。了。因。何。轉。憂。爲。笑。且。待。下。回。分。解。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注 意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特 等	上 等	普 通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第 全	三 十 五 元	二 十 元
	面 半	二 十 元	十 元
	面 四 分 之 一	十 二 元	六 元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桐鄉嚴獨鶴

理事編輯 上海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 四七二二

分發所 北京漢口

發行所 南京廣州 世界書局

所 杭州甯波

價目

零購	每冊	實售一角每冊郵費
半年	廿五冊	實售二元本國一分
全年	五十冊	實售四元外國四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印承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樓世界書局謹啓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